# 列聖御製 十

正宗
文

芳二十二

列聖御製目録

卷之五十六

正宗大王文

卷之五十七

正宗大王文

#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六

## 正宗大王

### 文

#### 諭水原民綸音 己酉

王若曰是府花山鍾靈有自其象則盤龍弄珠其地則千里一逢議定園寢遂舉遷奉之禮是府即予松楸之鄉爾等是鄉之民也予之視爾等如視家人裕其食足其產俾知安生樂業之方庶可以盡予責寬予思矧自卜移之初貽勞於爾等者抑云鉅矣每一念至厦氊何安行到新治周覽營

始屋閭櫛比阡陌綺錯儼然成一大都會爾等之積費勤苦亦足推想尋常蹕路猶施恩澤況是鄉是民乎 園所附近面里及徙居民人給復十年新還上蕩減需保米分數亦許蕩減餘捧代錢通一邑面里給復一年舊還餉最久三年條蕩減需保米亦許分數蕩減餘捧代錢父老之再瞻温幸羽旄者朝官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上人加資境内儒武俟來春展省之行欲設科試取校屬之久勤除遷亦許每都政注擬令玆之命豈但為爾等爾等知予撫摩之苦心至誠一乃心力共

護 園寢永世毋替

歲首勸農綸音 庚戌

王若曰是年即老農所謂庚戌大有之年也昔我
聖祖盛德至誠克享天心維時上章秋事大熟國
有千倉之富野多遺秉之利斗米三錢盛事尚傳
予否德其敢曰勿替肯穫而降康之祝此其時矣
不待臘雪之瑞犂星之占而穰穰之盛可驗於三
元之初矣雖然歲月協吉風雨調順天也耕播以
時勸課得宜人也不昏作勞乃克有秋亦匪予攸
聞況今湖嶺少登瘡痍尚在西北荐荒餅盎俱空

蘇殘備豫之政實惟嗣歲是俟咨爾方伯牧守毋曰斯歲維豐年毋以予言爲故常爰命農夫俶載南畝庤乃錢鎛誕我稼穡不奪不撓以助以飭俾人功既修天休自至我家先後之庚如豳周之屢豐也陽和發舒品物昭蘇夙夜一念惟在民天纔戒上辛之祈復降元春之綸凡我長民之官其勉之哉

給復水原新治民戶綸音

王若曰拜 園歸來餘懷耿耿重以新治之聚民營產闕念不已縣齋宿次呼燭宣綸廟堂之臣必

已盡心講究擬待賔筵措處而外此目下二件事有趑即拮据者盖王言不可不信民食不可不裕一曰十年給復之有名無實也二曰今春麥糧之無麪不托也原初給復之命即土蠲常賦之謂也予意出於欲用古人已定之論兼慰小民安土之思而我國土稅田主當之有田則徧蒙無土者未霑有司言其不均請除烟役以代蠲稅此所以有給復之名而無給復之實也今行招父老詢及遍施之策父老所對多朦朧大抵新治居民太半是若校若吏若隷若奴之屬此屬本係無役欲除無

可除是幾於欺民尤豈非不誠之甚乎如是而於
予心果慊乎果不慊乎昔在兗城之設鎭也爲募
民戶別劃復戶田幾百結如陵復驛復之規至于
今居民永賴一城之利害止於一城而 聖祖處
分尙且斷然行之况本府卽吾股肱郡爲畿輔大
關防較諸兗城之制置其輕重大小顧何如無於
例之例可刱而爲例已例又况若是其班班乎水
原新治民戶限十年給復五百結以示信王言之
意足食雖居信下重玆民天亦豈恝然新治之民
挈搬在去歲秋冬間何暇耕秋麥迨此歲飜又矻

矻於結茅築堵春種之未播勢亦所使此所謂無
麵之不托也際值庚歲之重回上瑞之祝寤寐如
結儻賴天麻使八路同然告豐獨此新治民庶春
而艱食夏而廢農舉懷不咸之歎則予尚可當飯
甘食食亦下咽乎畿內湖西隣近有裕邑留庫牟
穀支計新治民戶戶俵數包用還分例秋勿更徵
以副裕民食之望予視本府如視股肱揭題試士
此猶指外面關防而言自奉　先寢是鄉是民何
異於家人父子民之樂生予亦樂民之安業予亦
安民雖至愚亦自至神故曰至誠感神令地方官

將此敎示十行申諭民衆俾知此擧之爲 先寢
推以及民

元子定號陳賀日諭中外綸音

王若曰予一人敬告八域有衆今予欽承皇穹之
篤棐 祖宗之默佑歲庚戌月庚戌之丁卯其日
元子誕生是年聖賢以降之年也是日 慈宮上
壽之日也積雨忽晴景晷如畫彩虹亘於 廟庭
神光繞於宮林此非天與之喜乎叶律之聲繞出
於抱孰使置郵而傳命恰如家道而戶喻肩摩足
蹝髫白溢街者其欣欣之色蹲蹲之狀即乃身乃

家之私福不是之甚此非人與之喜乎予無享天
之德得人之政而予一人有喜天喜之人喜之予
將何以答天而報人予聞天則無心以人心為心
人心之所同然天心之所由悅也夫民生之奠安
在於國勢國勢之鞏固在於元良祈嚮於未有忭
躍於得有此秉彝之不容已而非有要挾於其上
者然帝眷東顧錫我祚胤凝圖定命係屬自今日
祖功宗德維持自今日周家本支之什詠自今日
漢室磐石之謠播自今日上副　殿宮顒企之望
下慰臣庶翹訏之情而生年生日又能叶聖期而

添慶節以永孚我萬億年無疆之休則予其可已於答天而如欲答天又可不於報人乎屢施不一施乎仁政之會朝初開飾喜之儀文方舉不於此時也廣布無前之惠澤揚厲曠古之熙運尚可曰答天報人云乎哉赦令則名編案籍者一千一百五十二人悉許宥除此猶近於備例有司之臣莫曰經用之告匱人心和則天心和天心和則雨暘時而物阜歲登况庚戌之自古屢豐也乎諸道舊還丙申春以前勘簿者拯劣米最久一年條并行蠲免結稅漁稅塩稅船稅場稅寺稅等應列於稅

捴者分數減除京中各貢契舊遺在限二萬石市民徭役限二朔泮隷懸房贖限三十日亦令蕩滌施惠所以同慶徧于民庶何後於耆耈儒武乎卜日設科取人朝官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上各加一資過百歲老人加給米肉惟爾八域有衆其詳聽之

歲首勸農綸音 辛亥

王若曰予承皇天 祖宗之眷顧保佑昨歲庚戌國有元良是秋年穀告登符降聖之舊甲獲上瑞於後庚予寡人得以與八域同其慶而若保一念

長在於廣惠屢豐之願益切於嗣歲于今歲籥載
新衣尺漸長三陽開泰羣品含和此時爲億兆黎
首赤子寤寐黙祝者農功也粤予踐阼以來歲首
輒下勸農之綸即仰述 列聖重本務農之盛典
而予於是年是月尤有惓惓焉者元良邦本小民
亦邦本民安然後國安一理相須隙不容髮如裘
挈領如燭照龜可愛者非民可敬者非民此所以
諴小民爲祈永命之本予欲重玆民天以勸農二
字爲目下悠悠萬事中第一先務平秩東作俶載
南畒其始自今日三之日于耜其始自今日萬斯

籍高廩其始自今日與億兆黎首赤子同我太平萬歲其始自今日予安得不惓惓於是年是月乎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參人之力而深耕而易耨者農夫之事也不奪其時不撓其業時省而助補者長吏之職也曰暘而暘曰雨而雨下無濕上無乾者在予一人之方寸夫農不待勸而亦惟在於董率之勤怠詩曰田畯至喜書曰勸之以九歌凡今在長吏之列者能盡田畯之責而六府三事孔修則歲歲無非豐歲屢豐之祥豈獨專美於有周在乎予一人者方一心對越兢兢憧憧將以上辛之

日肅將孔夙之祈庶冀休徵之我康在乎爾長吏者尚須勗哉勗哉長吏之若勤若怠考課而褒懲又屬於廊廟諸臣咨爾內而公卿外而長吏明聽予元朝十行之諭俾各實心承佐以答我皇天
祖宗眷顧保佑之新休景命

南壇儀節問議大臣綸音 壬子

今之南壇即昔日郊祀之圜壇也禮士庶不得祭五祀大夫不得祭社稷諸侯不得祭天地惟杞宋魯以諸侯而祭之者或因大國之後或酬元聖之功也我東建邦創自檀君而史稱自天而降壘石

為壇行祭天之禮則後皆因之者以其不受大國之分茅而不至於太僭踰也及至我朝嚴於別嫌明微之義而以圜壇之制或涉乎小國之不敢以祭也故自 先廟以後圜壇之號改曰南壇蓋用郡國州縣各祭風師雨師之制也主壇曰風雲雷雨而位居中面以南祝稱朝鮮國王臣姓諱遣正一品官為初獻樂則用六成特於祀令列于中祀時日涓以二仲配以山川城隍之版於左右并面南於是乎專享為合享而以示不敢祭之微意若乃致敬致潔之誠豈或以圜壇南壇之殊稱異制

而有所間然也哉文獻脫遺有司多襲謬例近來見行之式反不如先農先蠶以至獻官爵品則古之正一品今為從二品羹清器數則古之大和三品今為羔豕二品與五禮儀所載若是差舛旣知之不可不亟修原儀事係典禮問議大臣以聞外此節目間踈漏令禮曹太常釐正

伽倻始祖陵定行春秋時享綸音 附註享祀定式教崇德殿及新羅諸陵承旨看審教

伽倻始祖厥享國一百五十有八年偉功靈蹟至今為東人之傳頌其宮基陵地在金海府府之父

老建宇扁之曰會老祭之日受胙肉飲福尊以爲常自朝廷劃祀田置守丁立石以表界禁民犯壑遠予嗣服遣官致侑復竪龜頭近來監護不如式一抔蓬科極目蕪萊過封前無不指點咨嗟者又姦民籍其地之所出而蠶食之其遺裔具以事訴籲于輦路申命有司治其民贖其賦大抵致敬於歷代陵廟即帝王之令典而文化平壤月城之立監降香其儀可取而倣嗣後春秋時享送香祝邑倅奠獻監一人貫於是鄉者充之春秋享祀依文化三聖祠平壤崇靈殿慶州崇德殿例以春秋仲朔行祭祭儀用可倣之例而監一人差出亦用崇靈崇德殿例○

伽倻始祖駕洛國王陵致祭承旨明當受香崇德殿即新羅始祖妥靈之所而我 世宗朝立廟祀之每歲春秋降香祝幣 先朝立神道碑今行過月城殿與陵一體看審致祭而南解王陵儒理王陵脫解王陵婆娑王陵味鄒王陵奈勿王陵法興王陵眞興王陵眞智王陵眞平王陵善德王陵太宗武烈王陵文武王陵孝昭王陵聖德王陵景德王陵憲德王陵興德王陵僖康王陵閔哀王陵神武王陵文聖王陵憲安王陵憲康王陵定康王陵孝恭王陵景哀王陵一體看審

## 裕都下民食綸音

都下千萬家八口十口之哺飽在於斗價升直之貴賤而其實有三曰貢曰市曰商近日有臺言飭令有司禁其刁踊而竊以為行不得夫貿遷之方錢與穀均之為貨泉隨其豐乏互為珠糞朝家當

務平準之則要令百川滔滔而其術不過曰導其源頭活水而已大抵貢米雖使勒歸於市中業於貢者方自食之不暇市價雖使無加於商售坐於市者何從而得來至於商資舟牽車遠服賈販賤而賣貴利然後趨積然後散今也設爲禁而塞其利利塞矣舟車之渡漢水向終南者其將望望然迴棹而反輳積之云乎是左計也任渠輻輳任渠京坻譬如萬斛在市一市之價旣平一邦之食自足此政古人揭榜增米價之意也聞都民艱食之苦耿耿念念詢玆鳩穀之要廟堂申告坊曲各即

聞風爭集俾都民樂有足食之效

光陵展謁日綸音

王若曰猗我 聖祖光陵朝武定大略文致太平
神功被八埏洪庥庇萬世於戲昌歟之嗜弘璧之
藏尚有如復見之思況玆衣冠月出之鄉龍飛鳳
翥之地用漢陵治中之制卜周家无疆之曆予小
子宿齋盛服爰戒夙駕以吉日展省于是 陵祇
奉珪璋躬薦苾芬周旋登降之際象設孔邇洋洋
如臨予小子拜 聖祖之陵述 聖祖之業以
聖祖之心為心者其唯在於愛我元元乎哉禮既

成将還至維楊駐駕野次召兩邑父老先詢農形次問民隱勉之以務本力作之方申之以惠養懷保之政傴僂者襁襳者相顧欣告若有知感民情大可見惟予識意施惠之舉豈待回鑾儒生試製各取居首一人賜第餘赴會試武士試射優等賜第餘赴會試朝官之年七十士庶之年八十皆仰覲 先朝丙辰乙亥年幸行及今幸者并加一資年過百歲人加給米肉民庶給復一歲而古今異宜不若除還耗之為實事特蠲當年條餉穀還穀之耗田種量宜代捧收米從願作錢子聞之駕臨

曰幸云者民望其倖而幸之之謂也今予之諭爾等豈足曰惠欲示予意之出於體昔云爾咨爾兩邑父老民人咸須知悉

陞水原府爲居留分司綸音 癸丑

王若曰御極以後峙蓄儲用爲所重也幸荷皇天祖宗之默佑冥騭而龍盤虎踞之宅兆永奠千億萬年无疆大曆數是地之所重實與周之豐漢之沛共盛而齊隆惟其拱護之方愈勤而愈密使體貌尊嚴制度肅虔即予小子情文之所當然譬若宗廟之禮先言百官之美其有關於所重有如是

矣是地水原府自卜 園寢關防增重美哉天作
之襟帶長奉月出之衣冠預建行宮先寓瞻依之
思摸揭圖像用替定省之誠而孺慕結轖迷不知
節每歲三百日無日不屈指而企企者亶在於禮
行一日而旣展省將還駕駕駐府界峴上瞻望躊
躇不自覺其吾行之遲遲輒召至守臣於前申申
以恪謹拱護之義顧其職則一邑倅也問其品則
三品窠也得其人任其職固不係於爵位而朝廷
擧措不重則不威關防姑置之爲予整理行宮諸
務之臣豈可委諸三品邑倅也然凡事莫若述古

南城只管保障而大臣為使居留專差文宰而為保障則武將通擬於南城況是地是府之所重乎自今水原府使陞為留守兼壯勇外使行宮整理使惟大臣武將須特旨又置判官以佐之壯勇之設營有年而將臣之稱號未定者以待外使之出也壯勇營兵房為壯勇使而營中文牒大將稱之如御營使之稱御營大將置都提擧備其式亦如經理廳都提擧之三公例兼而扈衛大將合廳以屬之若內外營軍需兵食辦備措處皆不藉於經費此所以為所重峙藏備用者也予之寤寐一心

在於慕先而保民雖似殊歧其用一致斯民也先王之民也今欲懷保小民宜先蘇弊弊之大者莫過於軍營之多是以予於初元朝參也舉諭四目四目之中惟軍與民居其二言之將欲行之臨先王所御之門践　先王所御之位而徒言而不能副其言予雖否德汗不爲此使中外熟看此教諦究微旨知予經之營之啓佑我後人祈永萬億年之本意

諭庭請百官綸音

逢今日千一之慶會祇獻萬年之祝獲伸愛日之

誠賀宴曁進號一也同時竝行固小子中心至願次第準許亦小子滿望大幸大抵情到至處儀文都屬外物喜與懼交於中常常有來無盡之思責飾鋪張之節猶不敢極意竭力明年行一慶禮又明年行一慶禮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歲不擧無年不爲時百時千維萬維億如天地之悠久無疆乃小子至願之至願大幸之大幸也予且聞之事親之方莫爲先於順志尊親之義莫有大於述事慈教十行勤勤懇懇以　慈心爲予心惟　慈教是遵予則曰近於順志謹稽．先朝故事　先大

王春秋五十癸亥歲首行稱慶陳賀至翌年甲子
寶齡望六始行西樓題帖法殿進宴之禮 仁元
聖母春秋六十丙寅歲首行稱慶陳賀至翌年丁
卯寶齡回甲始行上號受爵之禮明年甲寅如
聖母丙寅 先王癸亥而再明年乙卯如 聖母
丁卯 先王甲子今於 慈殿五旬 慈宮六旬
一遵 聖母六旬 先王五旬已行之縟儀而行
之予則曰亦合於述事来甲寅元月行 慈殿五
旬 慈宮六旬稱慶之禮先將慶禮告于 廟宮
禮成頒赦中外設科取人 殿宮進宴進號 閟

宮上號宗伯之臣稟旨於再明年乙卯乙卯之歲卽小子踐阼之二十年也臨殿受羣臣朝賀述事於 先朝癸亥順志於今日 慈教在予誠所願也與有幸矣令在庭百僚知悉

諭濟州大靜旌義民人綸音 附註賜牧使沈樂洙別諭

王若曰咨爾耽羅大小民人水陸幾千餘里乘危而涉險來往動以時月計甚哉邈矣爾等謂予於爾等以其邈矣而或之忽歟遠吾民也近吾民也均吾民也何遠何近而眷眷之心有時乎遠或加於近蓋以艱難疾苦之無由數數聞而聞輒垂念

故耳故橘包登盤則想爾等之辛勤栽培馬羣来
庭則想爾等之奔走畜牧每當北風颼飀雪花翻
蹮則慮到貢船惺惺不寐爾等知予心眷眷否乎
予聞之島之黎庶勤儉淳厖有唐俗瞿瞿遺風他
州之所莫及星有老人出地燭天黃耇鮐背村村
扶醉依斗望京爭獻眉壽勑子弟善事官長服勞
趨令如捍頭目儒武吏胥各習其藝農漁工商各
安其業俗亦可謂善矣第其地勢确而斥鹵縱田
畒以石戴土原隰無別備無俱損通計三邑多歉
少穰日用契活專資乎貿遷予之視之非陸民比

去歲萬斛之哺特濟爾等顑頷之急而方其泛舟也申諭於道伯徵福于海神風靜浪恬其還如徃逮夫春暑載陽賙賑伊始則無非予爲爾等憧憧之日而直到仲夏穫接告竣之啓南顧憂虞爲之少紓廼者臺言出而疑信多端民之云苦若已推諸玆命弘文館校理沈樂洙爲御史往哉汝叢有罪無罪無漏無濫俾旣厥事又思之耽羅之見繡衣在十有二年之後抑濶矣於其行也衆瘼詢咨也苦役釐革也庶獄伸理也人才搜訪也高年宴樂也善惡彰癉也文武試取也田政浦政戎政馬

政之飭勵也邑守鎭帥之緘否黜陟也爰命籌司
之臣條列賫其行其在于爾等時哉時哉爾等知
予心眷眷否乎噫一陽肇生萬品將蘇爾等其能
畢羅於倉息肩於室為酒食以養父母為衣褐以
及童稚歟来麰之在在大熱舟楫之人人利涉深
有祝於爾等咨爾耽羅大小民人爾行利涉民情持以為慰大抵
言語文字猶能感人若是耶諸般弊瘼便宜釐革
俾島民得以樂生安業雖非船粟足可濟活則陸
民之賴而息肩亦甚幸也然此時守宰若忖生手
何以弭宵旰遠顧重瀛之念乎以爾陛拜牧使除
朝辭察任文試試券待上来科次下送而島中人
士咸願建閣妥奉御題爾既不煩民力而營始云
入格試券魁作令外閣印送此意并須知悉令番
慶科問本島儒武上来者欲為別試矣只有間良

一人屢試未能入格特付禁旅輪直殿廊量給料来使之更觀来年慶科武舉人賜第者與文試入格人趁明春上送以為同時唱名之地

## 齋居日綸音 甲寅

王若曰是月是日又當是歲是歲何歲尚亦頑然悠悠蒼天此何人斯號隕欲絶之中惟有皇皇如求之思何忍以言語文字發為絲綸布示臣庶播脩中外乎然而有制情抑究而不忍不言者帝王之孝異於衆凡必以揚徽闡美為報本追遠之大節金泥王牒豈裨徽美煌煌宏謨政急闡揚湯有弗咈之德舜有莫禦之量歷稽千古只有此二聖

人而已若是乎舍己虛襟之難也嗚呼欲言則穹壤茫茫欲不言則覥德者伊誰嗚呼尚記申申之諭恍若隔晨若曰我有過無過人皆仰之彰我之過由余容之許直之言於我何有特書殿壁洞闢不諱之門範圍之大天地莫量廷臣之欲以容直於羅蔘一事賛揚包荒之大度者特一蠡之測耳嗚呼忍言庚辛之際乎搢紳章甫袨匭公車而不惟不罪無一人不優批有白于筵席者曰人臣之義當以徐志修之求對面陳為正乃責諭以田錫之焚藁非矣周昌之抗對難矣最後一說雖甚妄

酸余亦不加之罪筵臣惶汗而退記之家乘旋降
求言之旨俾許盡言竭論於乎盛矣予小子敢不
書紳銘肺以　親心為心乎再昨年念二洞諭也
聞有所謂未徹之蹟而未見原本故略及予發揮
追述之義猶未暇於其詳而觀於年來政注亦庶
幾摸索領略然且任其為者以待是年是日之一
番剖示于在廷諸臣所謂未徹之蹟公乎私乎公
而齎憤乎私而逞憾乎不待百世之論定夫夫孰
不識其藉公售私非憤伊憾此而涉一私字是可
忍孰不可忍而敢欲螮蝀於太清乃爾乎哉大凡

不忍言不敢提至精至微之義不敢言不忍提莫重莫嚴之事互作渠曹挾雜之欛權無難迭發於涯角如許情態雖人皆可見不如予心之苦慟之切辨愈明而覰愈透此日此諭是豈得已而不已也嗚呼齋宵明發坐待亨時之過呼燭和淚瀉此血腔儻使此諭有以仰助於揚徽闡美之萬一者予小子庶有歸拜之顏豈比於来春顯冊渙號之儀文也哉申告廷臣靜聽此諭

諭諸道道臣綸音

王若曰令朝即予誕彌之辰也仰而祝慶是年愈

深俯而祈永是日愈摯是日是年惓惓於為生民懷保之心為愈切焉者何者諸路穡事七月旱八月風勃然者靡然近海門數十里地水之所蕩齧禾稼綿絮皆為之鹹鹺望哺之民情不待收穫庶能領略自是以後其謂予食甘而寢安否耶予為民父母於其拯之濟之救之活之又從以安奠之策昕夕念茲跬步念茲紓吾民力裕吾民財之諸般云為方寸之間憧憧往來誠之所到且透金石氓雖蚩蚩亦孔之神意者一點靈犀照遍八方然朝廷自有格例擬待道伯之分等陳聞將有以措

處而近聞於筵臣諸路道臣以明年之異於他年
不敢議到於賙賑二字云何其昧於道理乃爾明
年即朝家千載一值之無前慶會也凡所以與吾
民同其樂者顧何如也為我 殿宮呼嵩而稱慶
進號而闡義奉觴而上壽當是時也使彼上所謂
望哺之百萬生靈不飢不寒回嚬伊笑欣欣然相
慶於遠邇蔀屋之下然後昔年 眡德暨慈覆陰
功始可曰一分宣揚亦可以有說於 親心為心
邦本為本之至意也祝慶在此祈永在此此理皎
然明甚天保九如之詩古人所以頌祝君父者而

必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鄒聖之責難於君亦必曰獨樂樂孰如與衆樂樂而今之人之引君當道何如是一切相反也若使彼説得行不能盡力於備豫之道致有匹夫匹婦之失所瑣尾焉用方伯守宰為哉諸路道臣咸須諦悉詳加聽察於民情緩急苟其至窮無依莫之自活者冬而計口抄飢春而發倉賑乏之其各準式而為雖然賑之不以道是不賑也竊觀年来賑規太半是料販將無作有有似乎幹局而考其中則流毒平民貧富俱困予則曰料販之害甚於歉荒今番則賑績雖冠於一

路其跡絲豪涉於料販而舞弄者該邑守宰不問多少當從贓汙之律懸法象魏罔敢或干勤與不勤犯與不犯欲使衣繡之虎分路執斧而行勉之哉日前以毋或諱災另飭諸道而餘意亘中又此申申還穀身布之不得不停退者不得不代捧者細量民勢分等啓聞此疆爾界之區分莫要於抄戶刱在明年尤合均施預令當賑處小大民人知此切勿抱攜之四以待賙賑之期含哺如樂歲同我太平民之不飢是予之飽民之不寒亦予之煖民之不飢不寒是之謂上瑞朝將承安於　殿宮

必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鄒聖之責難於君亦必曰獨樂樂孰如與衆樂樂而今之人之引君當道何如是一切相反也若使彼説得行不能盡力於備豫之道致有匹夫匹婦之失所瑣尾焉用方伯守宰為哉諸路道臣咸須諦悉詳加聽察於民情緩急苟其至窮無依莫之自活者冬而計口抄飢春而發倉賑之其各準式而為雖然賑之不以道是不賑也竊觀年来賑規太半是料販將無作有有似乎幹局而考其中則流毒平民貧富俱困予則曰料販之害甚於歉荒今番則賑績雖冠於一

路其跡緜豪涉於料賑而舞弄者該邑守宰不問
多少當從贓汙之律懸法象魏罔敢或干勤與不
勤犯與不犯欲使衣繡之虎分路執斧而行勉之
哉日前以毋或諱災另飭諸道而餘意亘中又此
申申還穀身布之不得不停退者不得不代捧者
細量民勢分等啓聞此疆爾界之區分莫要於抄
戶矧在明年尤合均施預令當賑處小大民人知
此切勿抱攜之四以待賙賑之期含哺如樂歲同
我太平民之不飢是予之飽民之不寒亦予之煖
民之不飢不寒是之謂上瑞朝將承安於 殿宮

整衣待曙先敷十行於卿等

檢校直閣徐榮輔爲全羅道康津海南長興興陽靈巖珍島等邑慰諭使耽羅船粟祭神監視領運於其還路慰諭蠲恤綸音 附註運穀利泊後別諭乙卯整理錢作穀教

王若曰以檢校直閣徐榮輔爲全羅道康津海南長興興陽靈巖珍島等邑慰諭使耽羅船粟祭神日監視領運於其還路往之諸邑慰諭民衆曰此去南溟千里以遙耿耿一念來往周復者誠以滌場後災形道啓或欠挈領臺疏猶近隔靴里里村

村之民情物色終無以得其詳予寢之不安于枕者久矣是月十三即耽羅運穀祭神汎舟之日也齋誠默禱惟在利涉而因此而思之此穀雖出於官其實則沿民口吻中物耳若曹亦知事不獲已口不敢言而奪此與彼予作何心想像其人負馬馱輸致船所為充他腹反勞吾身之狀自不覺蹶然而起也無其食有其勞者可哀非沿民迺積迺倉其設為民而年年計耗不知為幾倍身必有庸役固分也而或米或布一生辛苦必準四十五年民之效力亦云多矣羅與布與米之一年一蠲孰

得孰失有民然後有國吾惠施于吾民食之下咽不下咽在於惠之施不施值非常之歎降非常之恩王政之所宜講有司之臣其敢以經費難之乎日前蠲代之敎略行於三南而況舟運穀地方適皆湊在於最被災損之湖南沿郡寧忍以日前蠲代謂能事已畢乎顧彼斥鹵之地廣漠之野極目蕭然不見完穀若綿若壺若果若菜之可資以絲身餬口者一無所收原谷略有差等貧富同歸遑汲何糴可辨何布可納乎康津海南長興等地運穀邑也靈巖況舟邑也米布錢之出於身而納於

京外者不計付賑付還其飢困尤甚之類全數蕩减還餉則前已停退外餘并停退而其次米布錢折半蕩减折半仍停還餉三分二停退大同則三等面里尤甚處减三斗餘則遞減斗數結錢限明年秋成退捧凡邑辦民斂之屬於享上之物與納于官者限明秋并行減免方物物膳朔膳御藥之需御用箭竹軍米等各項進上及外此納于京外衙門營門者五邑屬鎭之被災最甚處視右為準屬鎭猶然興陽珍島接壤災荒為沿邑之最而不與均施之列則有非一視之政其蠲其停亦用右例今年海民儻蒙上天之垂貺魚鹽于留

鹽出于井船在于步波不揚倏不鳴則庶可以生活苟欲使之專意本業無出於先寬力征均聽納漁鹽船稅限明秋折半停退俾吾水陸之民咸得安堵冬夜抵年慣於徹漏明燭呼寫朝已盈矣五千包十二隻船穀鷄初鳴發運午時量齊泊重溟如是利涉豈始料所及風勢之助順實亦神庥所暨自此庶緩宵旰一分之思而船穀以後事惟在牧守之殫誠接濟毋曰京闕夐越益加慥慥俾無一夫一婦之塡壑今番則領運之勞委之於卿行而穩穩輸去卿亦不爲無功所當論賞欲覿來頭賑政勤慢姑置之卿其知悉事回諭牧使李禹鉉處

濟州狀本貴來人等入侍承旨招問於敦化門外給襦衣米斗下送貢獻旣停免果品橘柚當亦然書此之際又聞還泊空船亦皆一時到齊於古達島而今來濟人之所騎即運穀回船云尤何等奇幸萬萬慰諭使即令復路○昨冬島穀區畫時以

別置耗條五千石特命劃下以作別賑之需伊後又奉 慈教凡所以出於民而供於上一并停免者盖欲使一島生靈咸飽 慈覆之恩獲保溝壑之命島民庶幾知予心矣是年何年陪 慈宮將詣 園寢此時予心尤倍耶冬而邑守之疏際此登徹可知島中之民勢何可以疏出之在於耶臘道臣之加送二千包少弛予南顧之憂乎今番園幸時經費不煩度支別爲措置自整理所句管就其中一萬兩特爲劃付道臣使之從便作穀則可得近萬包若以整理所用移濟島中飢民使匹夫匹婦咸被 慈恩則不但島民全活其爲宣揚 慈德推恩飾慶恐無大於此者

## 諭華城城役董工諸臣綸音

王若曰華城城役爲所重也而其停亦爲所重也粵自妥奉 園寢陞留府以尊體貌置行宮以寓瞻依城池之設非爲畿湖要衝之地非爲五千兵

馬之衆也於是謀不及卿士財不問出入經之營之築斯鑿斯南北樓櫓行将告功苟使歲不荒民不飢是役也有進無退而已顧今三南畿甸方秋顛連西北邊郡亦奏艱食矣　殿宮獻御猶且奉慈教而停免則城役雖重自有層節此停而彼不停不待識者而知其不可矣况玆獻御之用恰不過百包千緡特循捘醪之義撙節支計以民補民何况城役物力之以萬萬計者乎莫曰城役所費将無作有荒政所需發倉振廩判若兩歧各無相關一國財貨只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不在外則

在內若非耕民嗣歲之糧即且賑民餬口之資不
耕胡穫不賑胡活而今乃曰姑舍汝耕賑只從我
城役云爾則人和地利之分恐不當若是明年異
於他年同慶之心務欲博施稅糴之減幾半常年
矣一邊輕之蠲之以紓其力一邊櫛之剔之以求
其益雖使管仲通貨劉晏治賦其不厲民者幾希
此豈予以 慈心為心之道乎設令錢穀特地辦
出楨幹不日完美溝壑之憂方急於八路呼邪之
聲不輟於一府則惟彼盻盻然保抱瑣尾之民其
不曰吾君何不以築城之心施之保民築城之財

移之活民云乎又其不曰九重光明之燭不照於鶉衣鵠形而偏照乎粉樓雉堞云乎又其不曰城可使今年築明年築拖至十年民不可使一日飢二日飢忍及三旬云乎到此予雖欲以所重應之亦曷敢不仰體昔年愛恤元元勿踐葦路禾麥之德意乎議者以爲歉年興作實兼賙恤朱夫子南康故事范仲淹浙西已跡可按而復也此特一守一帥救得一郡一鎭之政耳今予以一國之君臨一國之民邇而王都甸服遐而滇瀚塞漠老稺婦孺跛躃喑聾莫非予赤子旣不能使彼百千萬頗

領之類不農不商離土離鄉繈至坌集受傭仰食
於一城之役則所至而所活者當為幾箇人口力
役不興祀以下牲予聞於禮臺榭不塗道途不除
予見於傳小大經權之間隨處異用有若是矣為
今之道莫如聚會精神於荒政一事雖稊米寸帛
之徵可蠲者蠲可取者取或資於耕或歸之賑瘡
痍畢起袵席快安而天又降康多黍多稌魯郊之
三遂自至周原之百堵皆作役夫欣欣崇墉仡仡
使做措便當氣象舒泰衆心所向與城俱固何必
朝運百車暮輸百牛不問寒暑不顧饒乏竭民力

耗民財督之迫之有若不及也哉獻御之停為我
殿宮而敷恵也城役之停為我　園寢而敷恵也
聖人復起决知其不易予言然本府捄荒之策予
亦有料量者存夫城之有後托猶木之蟠根屋之
築址不可不堅且厚也明矣容待来春地脉融解
之際若於北城外咫尺斥鹵之壤相其淺深鑿得
一丈或半丈量定約播百斛之經界然後收其土
黏付城身俾容五馬兩軌即其地衙縱東南之畝
深耕而易耨則瘠可使肥磽可使沃而贏得如鄭
涇史鄴之幾千頃負郭良田不出一二年將見荷

鍤成雲決渠降雨之美而方其役也雇直不以日而以負立表計遠近而差等則強者優取百錢弱者足庇一身此豈特府民往南北東西之不適有居傭保資生者皆可以聞風爭趨而或窨或肆爲酒爲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亦矜寡之利夫如是則城則奠萬世不拔之基民則獲萬家如膏之地倉則貯萬人足食之糧一舉而衆美具豈不誠休且美哉咨爾華城城役董工之臣靜聽此諭咸須諦悉

華城進饌日諭中外綸音 附園幸事實 ○乙卯

奉觴長樂之堂置酒洛南之軒敬斟北斗拜獻南山罍又徠爾羣老于階于庭飽以 慈德今夕以永下旣進華封之祝上豈惜箕疇之錫乎老人領議政洪樂性以下年七十以上及六十一歲人各賜帛一匹仍予黃紬以佐鳩杖之繫本府與宴者各加一資漢高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猶以湯沐邑特賜之復國史書之傳以爲義事矧玆華城之爲地鑾蹕之所駐臨 珠丘之所奉安陪我慈宮而至夾路觀者堵墻如也贍旄之喜就日之誠處處衢謠萬口同辭若在于今不刱施惠澤將

何以大慰是地父老子弟前此已給復外園底居民特加二年城内外居民加一年及人之老先此四者先王推恩之仁政也今行以其時則流虹回甲之年陽春布惠之序 慈候康寧縟儀順成榮光所被山川增輝於是乎仰體 慈心誕敷洪恩耆老已惠養矣文武亦試閱矣惟彼衣鶉形鵠者獨阻於同樂均歡之中則豈所以對揚天休之意明日御新豐樓頒米于四民賑民分命承宣就道里稍遠坊曲發廩以饋之此時之饘斯橐斯脫塡壑而爲擊壤秋毫皆 慈宮之賜民雖不識不知

豈不欣欣然相告含洪恩而頌　慈德南山北斗
之祝亦如予今日之心乎因此而思之仁政在乎
推之而已孟子所謂擧斯心加諸彼者是爾今以
華城一府推之一道可知一道而推之七道兩都
又可知矣今玆施惠只及於華城一府而不及於
八道兩都只行於今年一年而不行於千年萬年
是豈曰推之云乎整理所之設古豈有哉誠欲祛
煩而省弊錙銖不藉於經用上焉而內廚供給中
焉而從班盤纏下焉而軍馬輿徒之糗糧芻豆皆
令整理辦出此所以十萬緡錢之另行拮据者也

以若數交較若策應猶慮夫不足而鑾輿將旋水
衡有贏與其歸之大農爲數月之用曷若覃施諸
路稱此數作爲穀物名之曰乙卯整理穀分置三
百州縣計年取剩衍而至幾萬萬包俾邦內黎庶
咸被 慈覆藏之無盡傳之悠久又以是穀耕之
種之收之穫之以公以私如京如坻則推之義大
矣哉愛親莫尚於順志順志莫尚於廣恩咨爾有
司之臣知予至意明聽恪遵

癸丑春予謂筵臣曰再明年即吾東初有大慶
賀儀則明年當先行寶齡六旬稱賀上號則

慈殿 閟宮將齊進顯冊宴禮則予竊有商度者再明年陪 慈宮拜 園寢回鑾之路進饌于行宮是年是慶是地是禮豈非一舉而兩得其宜乎甲寅冬賓廳請上 殿宮尊號教曰力請之餘幸得勉循 殿宮上號擇吉舉行來春園幸陪 慈宮行展省之禮別差整理堂上分掌句管遂以沈頤之徐有防李時秀徐有大徐龍輔尹行恁差整理堂上洪守榮具庠李潞秀洪大榮金龍淳爲郎廳後以右議政蔡濟恭爲摠理大臣以經費外惠廳儲置錢十萬三千餘

兩付之整理所行幸時自御供諸需以至兩郡
主内外賔戚衣資盤纏及陪從各衙門堂郎各
營門將官以下諸般支費并令本所措備○是
歲閏二月初九日陪 慈駕出宮隨駕官一百
二十九員將官四十九員各差備四十三人將
校二百三十六人員役一千一百八人軍兵三
千四百十人内官十二人内人三十一人掖屬
一百十三人晝停龍驤鳳翥亭宿始興行宮初
十日晝停肆覲坪行宮宿華城行宮十一日謁
本府聖廟述 先朝謁聖鄉校後賜經籍奴婢

之故事新印四書三經令内閣安寶下送臧獲
令該曹磨鍊劃給京鄉守僕貟役分等施賞還
臨洛南軒設文武科以謹上千千歲壽爲賦題
試本府及廣州果川始興四邑儒生文取五人
武取五十六人親臨奉壽堂行進饌習儀十二
日陪 慈駕拜 園孺慕益復莫逮園屬當有
加意之舉仍命令任希厚直除牧使具膺陞叙
京鄉守僕植木監官熟手守護軍等分等施賞
又命龍珠寺摠攝首僧帖加庚戌以後居接僧
等分給米斗還諸行宮親臨西將臺行城操夜

操○十三日行進饌禮于奉壽堂饌案七十器
別味十二器親進第一爵第二爵自第三爵至
第七爵以 慈旨命婦及外賓領議政洪樂性
光恩副尉金箕性奉進先唱親製長樂章第一
爵奏獻仙桃呈才桓桓曲第二爵奏金尺受明
命荷皇恩呈才清平樂第三爵奏抛毬樂舞鼓
呈才五雲開瑞朝曲第四爵奏牙拍響鈸呈才
千歲萬歲曲第五爵奏鶴舞呈才惟皇曲第六
爵奏蓮花臺呈才恒恒曲第七爵奏壽延長呈
才夏雲峯曲進爵訖復奏處容舞井邑樂尖袖

舞洛陽春曲後唱親製觀華章宣饌散花於百
官自內外賓戚以至校隷軍民皆呼千歲參宴
內賓十三人外賓六十九人宴罷書下七言律
詩一首使與宴隨駕諸臣賡進敎整理諸臣曰
今日之禮誠千載初有之慶而來甲子年當爲
慈宮七旬其時進饌又當如今日今日所用盤
卓尊爵之具留藏本府以待十年之重回也又
敎曰故判書趙曮妻洪氏八耋進參於進饌之
列况是 慈宮姑母故參判洪樂仁妻閔氏同
敦寧洪龍漢妻宋氏俱以七十之年無恙往來

衣資食物令外帑庫輸送同敦寧洪駿漢洪龍
漢洪樂信洪樂任都正洪樂倫衣資食物亦令
外帑庫輸送命進饌時舉行本府裨將校吏等
分等施賞◯十四日親臨新豐樓賜四民米饋
飢民粥民口合四千八百十九人米三百七十
七石十三斗九升◯御洛南軒行養老宴命隨
駕官及本府老人中朝官年七十士庶年八十
以上及六十一歲人參宴隨駕老人領議政洪
樂性等十五人華城老人前參議李奭祚等三
百八十四人各率子孫就位行一坐再至之禮

樂性等以次進爵山呼第一爵奏鹿鳴天保第
二爵奏關雎鵲巢第三爵奏南有嘉魚南山有
臺命羣老俾各盡醉書下七言絶句一首命與
宴諸臣賡進本府築室老人之以無籍不與宴
者招至仗前分饋酒肉○十五日陪 慈駕回
鑾晝停肆覲坪行宮命地方官賜馬待令校吏
施賞京畿監司賜豹皮驛人馬次知察訪守令
待窠調用教曰每於省 園之路還到彌勒峴
停鑾遠瞻久而不能發自不覺下騎彷徨令行
見峴上環席地而臺者命其臺曰遲遲仍命此

後行幸路程添入遲遲臺三字宿始興行宮命
地方官三品職除授吏校施賞以陪 慈駕再
経始興命本邑民人甲寅一年停退條還餉并
蕩滅果川待令校吏亦施賞○十六日晝停龍
驤鳳翥亭還宮舟橋堂上賜豹皮都廳閫帥差
遣鷺梁別將加資監官領將邉將或軍門調用
○施整理諸臣以下賞典揔理大臣及整理使
六員進爵宰臣二員錫馬饌卓檢舉堂上四員
進巾堂上進花堂上掌樂司僕提調内乘二員
賜馬致詞對舉承旨二員賜豹皮整理郎廳二

員除外職三員及司僕僉正陞叙司僕判官府使調用賫儀加資策應監官二員引儀二員守令除授引儀二員陞六陪駕內人中官掖屬及將官將校員役軍兵工伶熟手等并施賞有差○二十一日親臨春塘臺自內帑備餅肉犒饋隨駕將士仍命各營於中旬日別試隨駕校卒施賞○整理所用餘錢為四萬兩而一萬兩設屯華城一萬兩下送耽羅作賑資其餘二萬兩分送三都八道均排作穀春糶秋糴成節目遵行戊午春并移作華城還穀永除耗條俾華城

之民咸知 慈恩慈德於千萬年悠久無疆也

桓祖大王追蹟永興 本宮綸音 附蹟享事實

是歲 聖祖誕降之歲也是地 聖祖肇基之地

也芬苾之薦薦之國初而 桓廟位享祀之尚稽

并舉盖必邦禮至重難以輕議而然耳儒疏才徹

曹粘續上猶且鄭重難慎不敢遽爾議定而洋洋

陟降諄諄提誨至發宵寐誘予顓蒙大抵禮固緣

情時亦有待顧予小子之憧憧一心常以 祖宗

之心為心曉㰌求衣召接諸臣諸臣之議純然無

異辭是之謂大同書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者此也叶於情則
合於禮合於禮則亦可以質之無疑且況此歲此
禮有符於　肅祖乙亥用故儒臣閔鎭厚建白特
講　神德聖后追配之儀於國初　誕降之年之
故事已例尤豈不稀異而與有幸焉乎第念位版
造成最係至敬今按　肅廟實錄考出本明是就
本宮造版且思之禮云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
其主於墓而歲率宗人祭之百歲不改先儒釋之
曰墓必有祠先正亦以為藏主於墓墓有祠堂也
本宮距　本陵不遠而邇就此造版義無不當際

有大臣筵奏政合所量可謂不言而喻然則縟禮
之舉以行之可以決矣　桓祖淵武聖桓大王
懿惠王后追躋于永興　本宮合行儀節有司講
究以聞吉日以孟夏之月推擇先將事由令道伯
告于咸興永興　本宮而是禮也以　祖宗之心
爲心仰惟國初於昭在天之　靈庶有以降監而
怡豫今二十四日予當祗詣　太廟親行告儀還
當臨殿頒教中外令禮曹知悉
咸興　本宮在雲田社即　太祖大王胥宇之
地也國初奉　穆祖　孝妃　翼祖　貞妃

度祖 敬妃 桓祖 懿妃位版後以 遺教
奉 太祖大王 神懿王后位版 肅廟丙子
追祔 神德王后位版永興順寧社以 太祖
大王誕降古址又置 本宮奉 太祖大王
神懿王后位版 肅廟丙子追祔 神德王后
位版予於辛亥遣閣臣奉審 兩本宮親正祭
品刋成儀式親製序文以記之舊例 兩本宮
衣幣香燭祭品每年三九月自内奉出令内司
官陪奉下送至甲寅始親臨封裹前一日齋宿
于齋殿或摛文院時原任閣臣禮房承旨禮曹

判書進參舉行封畧後親傳于京畿監司閣臣
一員同為陪進至東門外傳于楊州牧使沿路
地方官以次替奉著為式至乙卯 景慕宮誕
彌舊甲 慈宮寶齡周甲之歲 桓廟八回寶
甲又在是年乃於正月初四日行 太廟春謁
敎曰今年乙卯即我 桓祖淵武聖桓大王誕
降之八回太歲也入戶周旋益切報本之思予
以 第一室聖祖之心為心則今年當有伸誠
展慕之舉咸興 定陵我 桓祖陵寢也遣大
臣攝行酌獻之禮先將事由告于 宗廟 永

寧殿咸興　本宮○酌獻禮定於　聖祖八回
寶甲誕辰之二月十三日而命以判中樞府事
金熹進往行禮正月三十日將親傳香祝前一
日予齋宿於便殿翌朝親押親傳於仁政殿階
上二月初十日告由於　本宮其日齋宿如前
又於祭之日清齋於　真殿近處齋所○十七
日熹以本月十三日子時行禮利成馳啓錫以
內廐馬享官道臣以下施賞有差以齋宵聯韻
馳驛下送命大臣聯進仍令精書刻揭　本陵
本宮齋室翌年丙辰教曰昨年始知咸興永興

兩本宮行祭時刻　宮享亦用此例事定式○閏二月十七日咸興幼學金應一等上疏請
桓祖大王　懿惠王后追享永興　本宮答曰
永興　本宮之舡渚舊第用　桓廟薦苾之儀者禮固然矣且有可據之已例文蹟而況當今年乎然事係莫重若以興感於今年而修明則
桓廟以上位儀節亦當如何為可令禮曹廣考稟處○二十日教曰昨以北儒疏禮曹回啓有議大臣之命夜夢諄諄如承面教苟非洋洋在
天之指諭小子顓蒙何以覺得待曉整衣欲詢

僉議時原任大臣閣臣文任三司長官并令來
會當詣 真殿近處召見議定祗拜 真殿同
日御摛文院召見諸臣謂曰昔 先朝親御法
殿議定 肇慶廟儀節令於 真殿密近之地
欲為議定矣位版造成處所謹稽 肅廟乙亥
神德王后追祔時道伯題主則位版之自本道
造成可知此禮可倣乎左議政俞彥鎬等曰及
今躋享允合情禮先儒言廟主追成當於墓所
本宮密近 陵寢就此造成位版尤得禮意教
曰僉議無異辭是之謂大同當別有綸音矣○

遣假承旨金啓洛謂曰躋享後　廟制雖仍舊
床卓則更造以為一間陳設二座之地○二十
四日　太廟行告由大享前一日至齋殿問禮
堂閔鍾顯承旨李晩秀曰　桓廟位版躋祔
本宮時　國初室位版似當有　廟中移奉儀
節矣晩秀曰問於事知守僕則　仁元王后躋
祔時　第十二室位版移奉於東夾室躋祔後
還安矣教曰今番躋享時則　國初室位版暫
於廟中移奉宜矣告由禮成本署都提舉享官
等施賞○又詣　景慕宮告由兼行於朔祭○

位版木録正禮房承旨奉常都提調禮曹判書
監視奉安本寺傳祝日同奉祭器則禮房承旨
戸曹堂郎監造造成後奉安于内閤與衣幣香
燭陪進四月初九日咸興永興衣幣香燭封裹
仍爲齋宿於封裹所翌曉親傳初十日詣齋所
齋宿翌朝詣正殿親傳告由奉安祭香祝仍行
祗送之禮凡祭之前一日皆齋宿而位版造成
及蹐享日待時刻過還内○教奉命大臣李秉
模曰敬傳香祝命卿賫往而祗送於　太廟洞
口以　聖祖之心爲心也歷拜於　景慕宫盖

以是年是慶欲修告儀也自今至禮行之日憧
憧齋心卿其必慎必審令道臣該倅朔望及節
享察其出納位版陳徹祭物之節咸興依永興
例以璿派儒生差定執事○是月十八日子時
行永興　本宮修理告由祭禮曹判書閔鍾顯
為獻官二十一日丑時行還安祭卯時位版造
成判府事李秉模為獻官二十六日丑時閔鍾
顯書寫位版奉安于正殿行奉安祭兼別大祭
秉模鍾顯及道臣趙宗鉉為三獻○位版造成
時遣都承旨李祖源以備承史○禮既成奉命

大臣李秉模錫以鞍具馬禮判承旨道伯加資
其餘享官吏校工匠等施賞狀啓賫来址校邊
將差除郵官驛夫等論賞咸興永興兩邑蠲當
年租賦沿路三道各邑舊還蕩滌禮行之日父
老士民童穉之来會者許令觀瞻兩邑儒武咸
聚永興試取儒之居首咸興進士魏光肇永興
幼學金履垕賜第其餘儒武入格者直赴給分
施賞以差試券之三上及儒武入格榜目依關
東嶠南耽羅賓興録例名之曰豐沛賓興録父
老則躋享禮成日大臣禮堂與方伯設養老宴

于豐沛樓以饋之俾霑同慶之恩參宴百歲老人永興一人咸興二人朝官年七十以上七人士庶年八十以上永興二百十一人咸興三百四十三人各加一資大禮各日天氣清朗瑞日祥風皆難得之吉辰日官施賞○兩本宮祭品以北小米三百餘石及婢貢給代奴婢給復奴婢役錢屯田漁梁鹽盆海尺甕匠雜稅分排需用嚌享後 第一室祭需當爲加磨鍊而漁梁屯田等事關民弊者特命勿論魚物十三種以咸興 本宮進上條補用貿易各種以嶺貿穀

耗條二百四十餘石給代而以永興府所在各衙門穀換錄名曰 本宮穀二百三十石為祭需條十九石為祭監守僕料條穀物道臣句管祭品陳設等事永興府使察飭

風月亭前洋水操綸音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渚花鋪錦汀柳吐絮習戰於昆明講武於望遠此政其時日前點閱八江船隻時留為三百數十餘艘足用於尖札隊伍克詰之舉水陸無間而近規之專於陸而忽於水有非竝行之意明日臨挹清樓之控海門以試其坐作進

退之節五江津渡別將等各率管下軍兵公私船
隻聚待於風月亭前洋

摛淸樓綸音

是歲是慶慶與歲會恭陪八日之 慈駕誕擧三
嵩之盛禮庸答天眷丕飾邦庥宣饌旣遍於百僚
須花至及於三軍酒闌洛南而羣老醉矣來坻新
豐而四民飽矣鵠面鶉衣釜鐘而濟飢龍舳鯨濤
船粟而救荒以至紅帕千騎滿載青銅遂自三都
爰曁八路則眞所謂草木鳥獸咸有以自樂而環
海以東都在歡聲喜氣中矣獨奈沁謫彼何人斯

竟未得參一席而共一觴比之杖鳩之村叟披鶴
之坊伶反不若焉於予心寧不觖然矣乎愬如矣
乎於是乎欝陶之思若醉莫醒對食而停筯者屢
矣當寢而繞榻者數矣第有一番舉措輒致一番
風波際此曠前之良辰若如向來之景色則亦非
與衆同樂之本意語不云乎兵不厭詐權而得中
詐非王者之所言權或為聖人用焉予所顧者學
聖人也况有一年一度之約不於此時而将何踐
哉迺於昨暮俾入城中經夜渠家朝日江樓始乃
握叙欣與悵并無以為緒然會五江之舟檝聚八

營之簫鼓内府給饍掖垣供帳工歌妓舞後先互答錦纛綺餐左右交映于以續前日之樂永今夕之歡而長風破浪其歸如来缺然者充然愨如而躍如回想前冬此地之逢場其辛甘果何如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楊柳依依今日之謂歟令則事歸妥帖將為還宮大臣以下之付處罷削作一歲課決是行不得之事況今年何年則雖輿儓賤微不欲損一毛且況禮遇之臣隣乎以是諸臣若例延接而别設此會中外見此朝紙者如有具眼想有以恕予心矣其各知悉

慈宮周甲日飾慶覃恩綸音 附進饌恩賚事實

王若曰日月歲重回甲子稀有之大慶也 親年之躋乎此飾歡賁喜子職固然洗腆用酒庶人之事也肆筵設席速諸父諸舅卿大夫之事也施于有政與百姓同樂后王之事也予小子荷皇天祖宗之佑值國朝罕逢之會粤自歲首至于今六七個月何月非舞蹈之日何日非頌祝之時鏤玉編金揚 慈徽也觀華呼嵩祈 慈壽也千箱萬庾穀遍島陸廣 慈惠也羣老四民人得醉飽表慈德也然予齊天無疆之願恒懷維日不足之心

矧於 誕彌之辰何豐亨豫大之暇顧而 先朝
丁卯之未得於 仁元聖母者今難得之於 慈
宮賀未備儀樂不具奏只與外內賓戚恭進小饌
歌老萊之章稱萬年之觴此亦出於仰體我 慈
宮留有餘不盡之至意而事不涉於張皇政有屬
於普博者其可不行之於今日乎爰自參班之臣
工拜箋之章甫下逮軍兵隷徒而使之飲此日之
酒知此日之樂文蔭武六十一歲人入庭者略寓
虞庠養老之義別設各桌予念京師貧士窮民向
隅望哺予其臨門賜米南陵白華即孝子愛親之

作而鄉人飲酒必用此樂蓋取諷勸之孝而廣其
愛也鄉飲之禮廢而民俗漸渝州閭膠序之間邈
然觀感篤厚之風予不能為三代治何責乎承佐
之臣而天降彝衷無古今遐邇其豈無反漓回淳
之道乎玄酒之淡而自有妙理大樂之希而所貴
正聲古人所謂一日禮行四方風動者未必不在
於玆矣其令京外長民之官講習修明其申誡之
辭續當頒示有罪名者令吏兵曹書入徒流中可
合蹴放者亦依點下施行滌逋蠲徭春初有之予
方欲飾歡貢喜何憚煩複京則貢人舊遺在二千

石市民徭役二朔泮人贖錢限十日蕩滌外則華
城畿甸三南昨年停退之身貢保米布錢一并蕩
減其餘兩都四道則以舊還最近一年條代減此
乃揚　慈徽也祈　慈壽也廣　慈惠也表　慈
德也
慈宮周甲慶辰即國朝初有之慶陳賀進宴等
節何禮不可而　慈宮過加撝謙盖今年　慈
懷興愴尤倍他時陳賀則旣有　仁元聖母丁
卯　先朝甲戌之已例即亦每年常行之禮而
慈心亦甚難之惟無賀之名有賀之實庶爲體

慈旨伸子誠之道周甲 誕辰陳賀以進致詞
箋文表裏稱號其日行禮於明政殿月臺傳函
呼嵩還內行親上之禮京外進獻方物依 慈
教置之只以誕日物膳封進臨殿頒教 各殿
陳賀依 先朝丁卯例權停宴禮則 慈教又
邁邁亦依丁卯進饌時例略設饌品與內庭參
班者奉觴獻壽不煩有司自內行禮以伸祝悃
之情大庭行禮禮雖不可廢內庭則依今春上
號時例瞽師女伶奏樂節次并除之〇六月十
八日自內親上致詞箋文表裏如儀而致詞則

親製進饌時至進饌于延禧堂親製老萊衣五章萬年五章為先後唱樂章每進爵行禮時元子進詣簾内進爵隨詣拜位行再拜禮拜位在版位之後進午饌饌案八十二器畫别味一床四十器内入七十九床畫别味七十床宣饌五百床參宴内賓二十一人外賓同姓七十三人異姓五十五人同姓則限十寸異姓則限六寸外賓應參人先詣内庭而同姓在東成班異姓在西成班承史則宣饌於延禧堂門外而抄啓文臣與焉二品外散班文侍從堂上堂下於明

政殿東月廊文臣參上參下時仕前銜於光政
門內月廊蔭官堂上堂下時仕前銜於明政門
外道南武臣邊禦以上時仕前銜於明政門外
道北文臣三品以下至蔭武雜職中乙卯生人
於永清門內雜職時仕前銜於禁清橋越邊進
箋儒生八百餘人於明倫堂前庭宣饌各營將
官軍校至親耕老人女伶一千三百四十人闕
內各司吏隷外營各色軍二千七百二十七人
并饋餠果酒內書下五言律詩一首使參宴諸
臣賡進○親進致詞箋文表裏時禮房承旨趙

鎭寬對擧承旨黃昇源通禮許晊李周顯加資賛儀引儀陞敍進饌時禮房承旨趙尙鎭亦加資都策應所以下各差備堂郎將官賜馬者五十員將校之加資者一人賞加者二人邊將除授者一人校吏軍隸樂工女伶之給米布紬木者凡五百五十是日試泮儒以我有老萊衣爲題取六人居首者賜第其餘施賞有差○教曰養以物不及養以志匹庶事親猶且云然况位千乘而臨八域者乎予於今日賀不敢如儀宴不得呈豐而永晷情話不出於內外賔戚者體

慈意也以予今日之心不施之於　慈宮尊屬
與同氣則是豈志之養多於物之養之本意哉
故判書趙曮夫人洪氏故參判洪樂仁夫人閔
氏令該曹衣資食物輸送行副司直洪駿漢子
幼學樂宣洪龍漢子幼學樂受監役加設單付
同敦寧洪樂信洪樂任都摠管除授○先是教
大臣備堂曰逢此初有之慶年懽欣頌抃必欲
無一夫一婦之不獲每念蔀屋生涯王食靡甘
外邑之民猶施賑貸之政俾飽　慈德况輦轂
之下乎若以摠廳還穀分糶於都下可為賑濟

之道遂命貢米之引等還米之分給皆於十七
日先給一巡俾於慶辰皆得足食之喜分還抄
戶以卿宰以下定各坊尊位舉行五部抄戶合
爲五千八百六十八戶巡數則以六月一巡七
月一巡斗數則初巡三斗再巡二斗以摠廳平
倉米分給而幷除耗○是日御弘化門賜米飢
民教曰記昔 先朝嘗臨門賜米此實祈永之
一端在予固宜繼述況當今日必欲 慈恩之
無物不被五部民之抄戶分還雖不足爲均惠
必趁慶禮前先給一巡者予意有在今日則抄

出其最貧無依者白給米斗俾為歸飽 慈德之資仍命每戶各給三斗凡五百十二戶米一百二石六斗流丐之聞風而來者亦命以饌物餠果之屬分饋以送

守禦京廳出鎭南漢山城綸音

予嘗以為軍營無百年之制國可富而兵可精民可支而財可足古者軍無常隷之營營無恒定之制有事則牙璋發六師事已則士卒樂耕稼如是也故芻輓不勞壁壘增彩國初兵制亦然三府為二司二司為五衛衛有五部部有四統而宰樞十

人為摠管都副分釐之歲周則遞而已如河敬復黃衡崔潤德魚有沼諸人之受脤啓行遠出沙漠梁瀚海而銘燕然功在盟府名留簡編者何嘗髣髴於近日五營之為而有是哉此所以初元朝參問汰冗足食之策也首及於五營拈出守摠二營之存罷而雜議於廷臣者也摠戎緊關亞於訓御不須說邇來廿載之間略有心籌之揣摩姑合鄭重鎭容而苟欲先嘗而少試之孰先於守禦之為營乎自今罷守禦廳大抵使名之或內或外營府之作出乍入多係朝論之彼此甲乙後敢有發言

於刻印者匀石在王府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七

正宗大王

文

養老務農頒行小學五倫行實鄉飲儀式鄉約條例綸音丁巳

王若曰予聞之夫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故善乎觀人之國者必先其野而後其朝肆予膺天之嘏恭逢 慈宮週甲期與八方臣庶共其樂尊年錫類之典無所不用其極而觀於朝政無可

紀觀於野俗不維新惟予一人否德不敢比先王觀也每中夜以思忘寢屢興憫近俗之難矯慨初心之多負予之所自期豈欲如斯而止乎哉人心安則逸逸則玩玩則縱而浪遂至沉酣豢養於積累昇平之樂而幼違蒙養之正長乏師受之益指拘撿為迂詭視靡誕為活計自少至老若不知天叙天秩之有典有則三杯揖讓固尚矣風流之篤厚亦難乎一變而至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以其廣敬而因本也故虞夏商周之相承富德親爵之有殊而齒則不遺者盖年之

為貴次於事親也凡今之人不畏遺年也故其弊也為五品之不遜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故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廣敬因本之責予方反求之不暇而物僨窮則天根露習氣盡而真情見意者時雍日新之幾追其今乎小學一書即學校始教之次第節目也以予寡昧尚賴 先大王導迪之恩記在童習之年粗收日講之力世之子弟雖不及遍通六經或庶幾勉勉持循於做人樣子而邇來學日益渝教日益弛此書隨而東閣

予為是瞿爰命内閣之臣就訓義而攷證之且三綱二倫行實等篇為輔治勵世之具與小學書不可偏廢釐為一編命之曰五倫行實予又思之一日禮行風動四方惟鄉飲酒近之是禮也休老而勞農導歡而序齒明貴賤而辨隆卑正身安國之要率是以興也粤我 世宗盛際創行養老宴三綱行實之頒下亦在其時民到于今擧切親賢樂利之思而不能諼予小子其敢不修述焉然鄉約之於化民成俗亦易為力朱夫子盖嘗月朝讀約三代之制如復可見予故曰因今之民變古之俗

被之以仁義示之以本實鄉約之效不差於鄉飲酒此規亦不可不講而明之機務之暇彙成鄉飲儀式鄉約條例欲其委曲周摯文質俱備偕我同胞之民油然起感肅然知序苟使是舉不歸於徒法徒言則何頑之敢梗何愚之不明乎咨爾有衆毋侮古訓毋迂予言俛焉孳孳惟茲飲茲約是講是遵其君子若生三古而秉周禮其小人若捧乘矢而游矍圃一切知菽粟可去而親親長長之不可斯須去以為人乎何暇他求即此而民志壹世教靖予與爾有衆共享无疆之祚以對越天地之

耿光以丕承　祖宗之謨烈尚克時忱其永有賴觀乎朝野彬彬攸觀則受豐福而享勳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曰老老而民興孝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值三元之嘉會祝萬壽於　慈宮仰瞻韶顏喜騰難老推而廣之休寧羣老羣老之休且寧顧不係於豐年之多黍多稌乎故勞農為休老之本四日得辛則熟十日得辛則稔熟既驗於昨歲稔可占於今年天以錫我康功我亦勤茲田功徯志之應庶可質諸歲歲年年如昨如今以至萬斯年無斁農夫之慶人子之慶也人子之慶朝廷

之慶也

平陰侯有若陞配聖殿綸音 姑未施行

王若曰文廟者禮義之所從出而祀典之所由楷範也臨以夫子第以儒先象德報功之在茲高山景行之在茲正學術明道法之亦在茲雖於登降揖遜儀物度數之微文瑣節猶不當循舊襲謬姑息以為禮況於位序之上下享祀之先後其可一毫苟然已乎予以平陰侯有子若之祀于廡也心積疑異博考而常有慨焉者蓋文廟腏食凡有三等正殿配享一也顏曾思孟四聖是也東西序從

享一也孔門十哲宋朝六賢是也東西廡從祀一
也孔門諸子以下至本朝諸儒先是也十哲之目
不知創自何人而特因論語中四科之語數其人
而謂之哲然論語此說只就從於陳蔡之人而爲
此分屬之科以見聖門人才之盛而已夫以曾子
傳道統之亞聖而亦不與焉則欲以此蔽聖門之
賢哲固矣哉不綦陋乎自是以來文廟祀典又以
十哲硬定孔門之高弟顏子升侑則以曾子補之
曾子升侑則以子張補之殆若官職之充代而後
儒譏切之論不得不紛然競起程子曰四科乃從

夫子於陳蔡者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故知十哲
世俗論也陳定宇曰如有若之賢亦以不從此行
而不在列焉金仁山曰有若似聖人則顏升而曾
補可也舍有子而取子張可乎即此諸說十哲之
本不必拘於數而有子之為百世所推重槩可見
矣又況論語篇首記有子之言者三皆與曾子特
稱為子則他門人之所不能及也記云哀公誄孔
子悼公誄有若而餘子不聞焉則其為魯人之尊
禮之者又可據也且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
似聖人則其言行氣象雖不敢比倫於夫子而其

不遠於聖域則何如其較著也乃司馬氏以傳會不經之說臆斷以貌肖孔子致使咸淳間一祭酒進子張而絀有子若陸象山以頓悟法門力排有子孝悌之訓為支離甚至宗陸之徒往往刱攻於千載之下而秖今與樊須巫馬施輩僅列於兩廡之間其為祀典之欠缺士林之歎惜果如何哉我朝文廟一遵中朝位次而逮我 肅廟甲午并陞宋朝六賢與十哲同位則又中朝之所未遑者也近閱中朝會典陞配有子朱子於大成殿為十二哲有子在先賢卜子之次朱子在先賢顓孫子之

次則令以中朝之所未遑者遍舉五賢而至若中朝之所已行者反遺有子抑獨何說或曰兩序從享皆封公爵兩廡從祀皆封侯伯如陞有子於序則必陞封公然後爲叶禮此又不然顓孫子尚稱潁川侯而亦陞於序則何必至於有子而改封云爾乎稽之傳記德行之徵信也如此參之聖門議論之推重也如此以及乎後人尚論之說中朝釐正之典而無往非可陞之的證也又如此如此而猶復姑息禮義之云何而亦豈所以重祀典也哉今因有事文廟亟令儀曹并舉平陰侯有子若陞

配聖殿之禮其所陞位次前期告由八道四都應
行知委等節所司取考故事詳具以聞記昔宋朝
六賢之自廡陞序也今之宗伯之曾祖故判書閔
鎭厚以宗伯實典其事當此盛擧今之宗伯適叨
是任事若有不偶然者咨爾宗伯之臣其欽乃職
事條厥儀式以丕飾昭代之憲章以無忝乃祖之
績庸勗哉可不懋乎

宣諭大臣禮堂綸音 戊午

東朝上號昉乎 莊烈聖后春秋六十三歲丙寅
而先擧豐呈大宴追行周甲慶禮禮成之日又以

徽稱之加隆收議大臣大臣金壽恒南九萬等對以國朝典禮無可據乃義起而行之逮我 仁元聖后春秋五十四歲庚申宗臣引丙寅故事請舉縟儀大臣俞拓基疏言宜俟 慈齡之恰滿周甲特從宗臣議予又遵 聖志述晠典進號於 慈殿春秋五十一歲乙卯居東朝之尊而享壽考之祺丕膺顯冊遂為邦禮蓋自 肅廟 先朝始也先乎丙寅而莫徵則其時大臣之論固如許而後乎庚申而可法則今日卿等之言又當然矣人以為諂合於理則弗顧莫如我敬守其經而勿失以

小子受日知年之心年年日日揄揚金鏤藍玉鋪
鴻美薦厖厤續基命之什賡長樂之頌以賁有慶
以詔無疆曷足以昭　慈德報　慈恩而禮雖緣
於人情情必節於天則尊親莫先於揚徽愛親孰
大乎順志京室嗣音栗栗翼翼炳幾於絲毫而覬
覦永息潛光於帷帟而恩澤不及謙牧不自有至
于今如一日此乃　慈德之貯於中而見於外
慈恩之自我被而被八域　慈功如彼之盛而
慈心愈見其卑小子近又有從傍承聆者乙卯之
勉循竊幸其同符有光過於此則無於古也無於

古者非所敢耳夫昔之丙寅庚申即今之乙卯也
今之戊午即昔之丁卯辛酉也昨年安昌之批若
云三十年辛亥未嘗擧四十年辛酉亦未嘗行行
於三十九年庚申在於所重不在於庚申大抵丙
寅庚申之隔一歲於四紀五紀皆適然湊會而丙
寅庚申之外不復疊擧於丁卯辛酉則此予所謂
或近於一事再擧而今奉 慈誨剖示精切尤有
犁然於予衷加隆始於 肅廟丙寅番則於 先
朝預講始於 先朝庚申詒謨於小子小子今日
之欲順承 慈志者亦欲示準於後人順 慈志

乃所以揚 慈徽也召見卿等宣諭須使卿等體
慈
華城糶糴之穀除耗改稱整理穀仍築萬年
堤綸音
自奉 園寢於本府令焉為十年予小子抱莫攀
靡洎之慟而不能日日躬撿灑掃以展晨昏之誠
惟府之羣黎百姓居是地長瞻宰樹共護 珠丘
予安得不視是府如視帝鄉待是民如待故人然
於十年之間荏苒因循何事近於仁政何政可以
便民減租之政貧富難以並施賜復於民古今各

異其宜惟糶糴之除耗為人和之策乙卯整理穀之并置華城除耗糶糴即予當初本意而未果為者聞其穀捴庶可排比自今華城還餉并稱整理穀仍除耗穀而陞為留司以後民以穀多為苦令守臣知此意歛散　園底田土之入於火巢處初準十倍之直再亦如之三四次定界也與初再相反此亦量宜加給而大有設屯如意築垌為華民足食之策而近聞賦繁役重亦以益下之政俾即從長措處親軍衛之特置實做羽林衛而將不致察吏緣為姦亦宜別般釐正至於萬年堤役所重

上爲 園寢下爲民生蹤導之費當有內下回鑾
後卜日經始必趂農作前告竣凡此數條爲 園
寢拱衛之道推以及於民生之樂業自餘舉行付
之廟堂條列知委

華城府代播蕎麥綸音

王若曰農者律天時相土宜盡人力三者無失然
後可獲有秋穀有經四節而食者經三節而食者
經二節而食者又有宜於野而不宜於山者宜於
旱而不宜於水者時之早晩土之原隰百穀不一
其種而苞栗汙萊係乎人力之盡不盡焉耳予雖

未讀農政全書而百千萬事不出於分數二字木麥之最宜代播以其後種而先熟也後種先熟曰穋已自豳詩著詠周公豈欺我哉夫所謂代播云者水旱為災節序過愆野多未移之秧田乏可降之種則乃於百穀之中必取後種先熟者代而播之俾裕民食之謂而其間首尾優免霜信可以為不托可以當雕胡其療飢捄荒之功頓勝於西之蹲鴟南之甘藷惟木麥為良此予所以或值秧節之愆期必勸木麥之代播者也昨見廟堂草記以木麥外亦多宜播之穀為言種菽之易為力次於

木麥而土性田功不并以南畿湖節候雖似各異根耕之過期與移秧一般以用於根耕者用於代播而諸路之一齊食實固未可必稷雖就濕之性播之距穫費却百日內外而寒露入節隔在八十餘日則未及成熟如執左契至於晩稷之種其貴如金倉無糶糴村無蓋藏將覓來何處可以派及乎今於木麥代播之令畿內守令民人之言不便者輒云水田沮洳雨洽則當消融朝家之所勸播者非此之謂也亶在於高燥未移之處而又於丘隴阡陌不稅不毛之地俾用鋤農耒耕之法則沮

洳消融之患初非可論木麥種子之自嚴邑移沿郡也東風送帆無脛而至可謂天公會事發況又官給其種公蠲其稅諸凡易簡便當之策靡所不用其極無論所收之多少贏縮一切委之於民人粒粒皆我充腸飽腹之惟意則此豈非回吪為笑反歎如稔以人功奪造化之一大關捩而亦足謂之藏富於民君孰與不足乎外此不言所利之美利指不勝僂而下民蚩蚩不可與之謀始幾之俗且懶於農作避一時深耕之苦捨將來必食之功年年應為之農工猶忽服勤之意則惟今代播之

令却顧而睥睨將進而趑趄特其勢耳身為田畯之官者出謀發慮策懶警惰乃職之宜而反為隨衆雷同棼棼聒聒專昧克敏之方認作難從之事抑何故也令出惟行不惟反朝令之頒下久矣廟堂但當堅守董責時加考察如其不率令者先從方伯而糾之正之則守令與民人自當奔走趨事野無曠土土無閒畝書曰曷敢不終朕畝既始之便不圖終顧何異於農夫之耕而不播播而不耘乎以時則可以穀則宜何苦而不勸何憚而不為王畿四方之標準先從畿邑之議論携貳處專精

費力篤信奉行可使湖嶺觀感影從秩不移而有粟秋則熟而無稅和以稻粱之味替作饘粥之需則博栽之利可為萬歲法程奚但止於一年捄荒之資而已栽烹阿非但貪也即田野不闢則朝令之下跡不緣畝而一任其荒穢不治者顧其罪欲逭阿大夫已施之典得乎昔朱夫子之知南康也日日勞農山間車徒至及於星子之小縣僻壤則令之長吏是何人乃敢偃卧鈴閣太不識分憂之義寧不痛惋華城湯沐邑也又為標準於王畿先自本府悉心對颺雖側趾盈掌之地及時播厥俾

爲畿邑之倡

園所樹木翦柯定式仍諭守臣綸音

曾聖則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孔聖乃垂訓以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曩因捕蟲之役昉行義起之式者此政匪我言耄惟聖之謨俗人耳官之聽而竊笑不足顧也捕蟲猶然况翦柯乎今日因植木差負枝報外使轉稟以爲局內樹木枝柯之翦除趂此農隙將欲募丁始役云云驟

聞不疑即許印可齋宵無寐靜又思之與捕蟲投
水之前下傳令自覺首尾之橫決蹶然而起呼燭
申諭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朱子釋以草木零
落之後孔穎達解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者謂十月時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則十月
時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
大抵斧斤入山林之時明是草木零落之時草木
零落之時即又十月也此時固農隙十月亦農隙
則因天時用人力又不悖於不以其時之戒者莫
過於劃一定期限自今翦柯必待十月以為式

園寢種樹十年勤辛勞我心勞民力一枝一柯豈欲翦除而詩不云乎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取其葉存其條然後有猗猗焉茁長之效所以翦柯之不得不為為亦當不失其時須將此意遵行

壯勇外營軍制通變綸音

王若曰予聞兵家有五經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所以德化也天所以惠覆也地所以慈愛也將所以經紀也法所以制作也周因井田以定兵賦漢軍南北以統中外唐置府衛以兼兵農及至我朝參酌三代之懿範創置五衛之

總轄畢海左方數千里荷戈負羽之徒莫不隷焉旣嫺擊刺又樂耕耘以至德流於慈惠而化行於經制間者軍營出而五衛罷則古今之不相侔不翅若星淵而夫耕不食婦織不裳且二百年于玆矣今壯勇之設於京師而爲內營於華城而爲外營一以拱王都一以衛 仙寢而壯勇與親軍之號昉於五衛中屬衛卽關北子弟之所隷也有美關以北土爲我家豐沛之鄕而因華爲城奉我園廟視之如豐山沛水故內營外營表裏相攝而先置壯勇次立親軍盖亦述先師古之微意也軍

志不云乎魏秦之武銳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旣設營矣當有以定軍制矣旣定制矣當有以得人和矣量之時宜參之民情詢之廈氊議之廊廟於是乎先從外營而袪司哨之名存衛部之制管五邑之衆立四門之衛華城之收米減而爲三五之差屬邑之簽額除而得一千之數衛以令其部部以令其隊如環之循如星之拱以鞏我萬億之鴻基而減米除額之効得以周遍於畿南烝庶貧殘老弱之類杼柚無空蓋藏有餘莫非我昔年盛德至善字恤元

元之攸曁攸露也躬詣　景慕宮行展拜禮庸寓
有事則告之義仍御賓對於齋殿僉謀詢同制置
略定一曰龍仁振威安山始興果川五邑軍揔并
屬之外營抄出步軍十二哨略倣鄭師之彌縫齊
旅之編伍而合外營十三哨以為二十五哨餘丁
付之守城軍制二曰右項屬邑凡出於軍而納於
京師各營諸司者亦皆付之外營用為軍需減其
情債以紓民力京納則給代而令兵曹均廳舉行
三曰華城有兒別武士千有餘人即流來之謬規
也兒弱簽丁自是法禁況本府標準於四方者乎

謬規特為永罷四曰納米軍之分奴良例捧六斗三斗而華城則六三之外又有四斗者六斗四斗者并減一斗使居華土而應華役者只有三五之差以準糴民蠲耗之式五曰五邑軍民當新屬之初宜加軫恤俾免隣族之侵徵束伍軍五百一十納布軍四百九十特為減額此是大綱領也節目之詳則有司存待節目告成分藏於内外營及備邊司兵曹畿營與屬邑惟玆之擧一擧而衆美具焉三輔陵邑疆榦弱枝之長策在此萬年湯沐輕徭薄賦之良規在此一區丘井足兵裕食之盛典

在此鐫揭長樂外軒卿等常目對揚悠久遵行

拾蟲投水綸音

蟲損嘉禾宰樹安得不捕而除之攷之經史自昔伊然周官庶氏翦氏之職皆為是而設耳食苗者螟食葉者螣食根者蟊食節者賊秉畀炎火祝于田祖之神掘坑焚瘞行於唐時姚崇歷代因之遂為成憲皆用民力紫陽之訓有云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但有見識人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近者　園寢桑梓有蟲損之害使植本十邑守宰率官隷捕除之以寓

暫勞永逸之意而官隷亦民也念其烈陽使役殆忘寢食乃引歐陽脩詩官錢二十買一斗頃刻露積如京坻之句特刱買蟲之式幸得事半而功倍於予心猶有不自安者是蟲也雖蔑蜂蠶之功較甚蚊蝱之毒然且即亦蠢動之生物也遵聖人録其功明其毒之義固可捕而除之除之之際亦應有方便之方宜令曰生之德並行於其間莫曰為害隨其為物而有巨細之各異驅而放蒞勝於烈而焚之況秉畀之詠托辭也焚瘞之舉實事也邃古後世之別亦足可觀嘗聞蟲飛入海化為魚鰕

伏波之治武陵明驗尚傳多日潛究决意著令此
後拾投鷗浦海口浦之距植木所不遠而近爲二
十里買蟲省人力投海述故事於義有何悖乎召
見守臣面諭此意而又於驪江　陵樹亦云蟲損
買蟲與投水一依華城新頒式令用之决知其毫
無不可續見道伯之狀語畢拾姑𣲖然此時役民
有妨農政不勝耿耿呼燭書下令後餘皆以爲例
　命洪鼘榮攝奉奉朝賀祀綸音
故牧使洪守榮以其家繼曾之宗今也不淑而其
子穉幼未堪主祀言念外氏宗事盡然而傷怛然

而疚無以仰譬我　慈心欲求寬慰之方未暇為逝者而悲也葬之前固可廢祭葬後主事之人則不可以闕如也審矣若稽伊川之捨程昂而主太中之祀有不敢遽議亦不可援引然李繼善之家宗子幼故繼善代行朱子許之以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云者即千古不易之正論而於禮且有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者是也蓋謂抱之者攝而行之非抱者自行也然則比之荀連之卒以荀輯而奉荀勗之祀者豈不大有間焉乎故質家親親文家尊尊此商禮姬典之所以不相

沿處而因其宗子之年幼聽其尊屬之攝祀正程子所謂旁枝為直幹朱子所謂傳重非正體而春秋傳中桓幼而隱攝雖公私之異例亦古今之通誼則此家主祀宜定攝祀之人而逝者之弟之子若有之固無容更議而既無之矣然則奉朝賀子姪中仲子之子當攝也見方居憂而未稅服焉或曰奉朝賀子姪叔季猶在以此為歸云而以親屬言之於逝者之子為從祖父之親矣以從祖而攝從孫古無其例有難創行徐邈之言曰見有諸孫則使一孫攝主昉於通典即指衆孫中只取其一

之謂也初非明言其伯仲叔季之序蓋可知也且
朱子即朱惟甫之第三子振之孫也尚主其墓祭
大抵長子之孫幼而無仲子之所出則取其第三
子之孫而攝而行之於此足亦可按宗子年幼而
名則主之者所以嚴萬世之宗統也支孫攝行而
長則還之者所以權一時之制義也君命為宗之
文昭載於儀禮註疏況勳戚與大臣家祀事之稟
命于朝廷即亦邦典乎於是乎豈可無一言乎典
簿洪就榮依朱文公家故事入處奉朝賀本第攝
奉其祀以待長孫之長成求之禮義而允叶參之

情文而無闕此意知敦寧知悉知敦寧兄弟雖緣序行之太高不得如禮攝奉自當略倣朱廟埜在傍助之規迭相佐之而月朝承候亦當勿替

敬陵 昌陵展謁日綸音

恭惟我 德宗大王本支熾昌基萬年之磐泰惟我 睿宗大王制作巍煥垂百世之章程謳歌獄訟之咸歸清廟生民之庸作功烈配乎天地聲明範乎金石積慶凝祥 聖繼神承式至今重熙累洽寶籙無疆以至銀泒璿潢源遠而流長朱干玉戚禮備而樂具環東土方數千里稍有血氣之倫

莫不推王業之所由撫邦命之維新而普切於戲
不忘之思顧小子適遇是歲舊甲遂差穀朝祗謁
敬陵悽愴焄蒿之際於昭 陟降洋洋庭止愀然
如復見焉仍詣 昌陵行禮罔增永慕況我 成
廟聖孝出天丕光簡策千載之下尚有感咽而流
涕者其敢不以 成廟之心為心泝究眷陵之盛
跡休寧觀津之舊閥乎 敬陵國舅左議政西原
府院君襄節韓公確戚聯王室勳業蓋世十九奉
吉朝京師 天子義其風儀特拜奉議大夫光祿
寺少卿而其詞頭曰稟敦實之姿懷誠慤之志及

英陵光御奉誥命為皇華上价而來歷事 五朝遂躋三事而同氣二人一為 成祖文皇帝麗妃一為 宣宗章皇帝恭愼夫人江沱樛木之詠著於風謠在本朝為濯龍之賢在 皇朝有貫魚之義而恭愼入選之舊甲又在是歲良亦不偶其主祀者久不霑祿即令調用聞其衣履之藏在斗尾江上後人因其謚而名其地南陽府夫人洪氏之墓在楊州遣承旨致祭 昌陵國舅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韓公明澮黃驪府夫人閔氏右議政清川府院君襄惠韓公伯倫西河府夫人任氏墓

一體施酧而 安順聖后禮陟之舊甲又屆宜有
別施恩澤之典清川奉祀孫直長韓啓重本陵令
擬差月山大君籍尊泰雍志高延魚而偏荷 成
廟友于之德璜聲玉潤藹然被於江湖風月之間
我朝固多賢宗英而月山爲最與仁城齊安兩大
君顯肅貴主墓并用覲綴侑詞設祭以告之明淑
貴主因 成廟命陪葬於 敬陵局内而塋域年
久頹圮香火亦闕即令涓吉修葺仍許其後孫行
祭而今亦同侑月山祀孫憲圭甄叙是歲是舉盖
欲仰述我 成廟孝思也

# 勸農政求農書綸音

王若曰明年己未即我 先王親耕耤田之年也五紀 先御八方涵育蓋以勸民重農為治教之原而基壽考之化豐功巍烈誕造无疆太歲星周舊甲儼臨予小子其敢不欽承 前寧人遺志以對揚耿光之萬一也栽國以民為本民以農為生農不殖則民不穀民不穀則國何又予食雖可臧民不可以闕食也民食之闕其責在農農若不勤曷云有秋民之為農也雖因於天時而當盡其地利也雖資於地利而當修其人事也撫五行之交

運體四季之寄旺土爰稼穡為民司命而服田之勞勞亦多矣曰糞壤之勞也曰引水之勞也曰鋤耡之勞也曰耕耨之勞也曰播植之勞也曰耘耔之勞也曰饁噴之勞也曰飼牧之勞也自冬徂春恰為百日之勞及夫秋熟又有刈穫之勞場圃之勞而勞之淺深年分豐歉嗟我農人曷敢言勞昔朱夫子為吏於泉漳勞農山間對新釀而有銍艾中熟之詩蓋所以勞之也勞者民也勞之者吏也民之勞矣吏豈敢逸顧我國被山帶海野多膏腴素稱衣食之鄉而興作昧方惰敖成習田畯失其

職保介違其時一有水旱杼柚俱空茲曷故焉蔽一言曰人事之不能修而地利之不能盡也農之本在乎勤與勞而其要則亦惟曰興水功也相土宜也利農器也三者為要水功居先在易水地為比地水為師此井田之所由法耳欲相土宜捨水功奚為哉故公劉荒居皇澗是夾大王胥宇西滸是率且以元聖之明農先立匠人以制溝洫而載之周官魏有李悝之河秦有鄭國之渠於漢文翁之決於唐韋丹之陂導之貯之以瀦以溉雖時雨不降六七月之間其苗勃興而今也堤政久抛冒

耕相續如湖南之碧骨湖西之合德嶺南之恭儉
關北之七里關東之蕇池海西之南池關西之黃
池號稱國中大堤而踈處不踈渟時不渟行潦其
涸歲比不登為當今之碩畫莫先乎已有之大堤
而著手推以及於均含百事使諸路各就掌內咸
效其能誠力所到其應如響且水功之於土宜相
須而行畇隰畛畷之異荸種穋稑穈之殊性滮池
則浸稻疆場則有瓜蓏人新畬而來牟岐人載芟
而耘耦溫人重麥雒人重禾即詩書之所詠歌者
也禾藝高燥稷播衍沃美壤率歸於烟茶而農則

爲厲名山多入於火粟而穀不加賤宜南者不宜於北喜峽者不喜於野而雲夢均業原隰無別從以注秧盛而付種者罕則世稱利害相半而畢竟害二而利一愆雨則歉在在皆然至於農器之便利東俗尤昧昧無異於羲農以前乃庤斯趙固尚矣只言其緊且要者水車者所以備暵也役車者所以兼人也篝簍者所以貯穀也礱碓者所以舂糧也自古及今行者無閒顧不能修其事而盡其利尚曰農也不熟耕也其餒云爾則不其近於倒植而求茂乎董之以九功勸之以九歌俾緣畝襏

襖之民靡不極其功而竭其智田無不闢闢無不種種無不食則管書所謂人生在勤勤則不匱魏志所謂人皆力勤歲歉豐穰是耳竊嘗有意於敦本務實之政命編農書欲頒州郡而古今之各异也風土之不竝也貧富之難齊也事力之未逮也有不可以硬定而膠守則階庭萬里人人各進良策我則受之折衷而用之可謂農家之大全夫農作之工仰俟中星旁叶氣運丑之半大寒之節土運始生未之半大暑之節太陰濕土之氣始生丑與未相對而土始用事則慨已往之難追擬方來

之資益以興嗣歲以勗農夫所貴乎孔夙奚待春
元之發綸令日丑日也明日丑月也未刻之正節
候交至土牛祈年此政其時況丕圖前功日月依
辰寔予仰述之一端乎咨爾京外小大臣庶咸須
聽悉如有已見可以有裨於三農者或以章疏或
以簿冊京而呈于廟堂外而納于監司而毋泥乎
異俗毋拘乎古方山沿饒瘠各陳其當人謀允臧
克享于天天以康年貽我十千粒我烝黎同我太
平則斯可以仰副我 寧考康功田功之盛德至
善而又可以助予小子肯播肯穫之至誠苦心起

我農政絿我農書不翅如農夫之望秋予即阼二
十二年建丑月前一日己丑未正
拜 宮日祗告鄭妻宥釋事洞諭大小諸臣
綸音 己未
王若曰昔我孔夫子垂範立訓為典為謨以貽我
後人為後人者克述厥志明徵定保至于今有成
法春秋之義理是也義者宜也理者公也以天下
至公之理行天下至當之義語其大天地莫能容
語其細絲毫莫能破其奕如垂象易見不難知者
莫先於尊君父誅亂賊春秋作而後君君臣臣父

父子之大倫正大綱立歷數千古周昆漢絲卓
然有不拔之勢者夫子之功也然其所謂大義數
十之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精義入神泛應曲當
譬如移步換形有非一概論有功者抑之有罪者
縱之跡未著而誅其心而奪之志未就而恕其情
而與之在中國而或退之在夷狄而或進之故曰
學春秋者必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拘禮之
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治誅亂賊蓋
所以尊君父也而懿親之全或有重於亂賊之誅
者彼一時此一時互輕互重春秋筆法特書鄭伯

之克段聖人制事之權衡蓋在於是且觀於舜周公之處象與管蔡又有可以認得者若使為管蔡者不與庶頑興戎而無周室呼吸之虞則曽謂周公之聖焉而不若舜之全恩歟雖以唐虞玄間事言之安樂只廢為庶人太平初勘以安置蓋亦去古未遠而猶有可觀者存耳嗚呼予小子銜恤茹慟無樂乎南面鐘鼓焉悽耳衮冕焉泫目而髮又星星然耳春露方濡来辰 寢宮予將有垂涕而言之者予既居此位矣凡係某年義理豈敢不嚴以守之講以明之而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有所容

假於其間者誠以昔年之心為心歸義於昔年闡徽於昔年如壬子齋居綸音即其一也此事猶尚如此況於鄭妻事乎肅肅洋洋　陟降臨止已有祗告于於昭孔邇之前心非木石當作何懷夫明義録一部闡某年之義理也其書雖成於丙丁其源蓋自於某年以是予小子奮枕戈之志揚飾鉞之怒不以事屬於自己而或忽討復之大義顧今入此庭者孰不領會彼鄭妻雖曰昔年之同氣苟有關於可已而不可已者予亦粗聞君子之大道何必旁引而曲援有所措說於不當說之地哉在

丙申之初載則不得不如彼以明我 先王之盛
德以彰我 慈殿之陰功而及至今日又不可不
如是者一則體昔年之心也二則體昔年之心也
顧小子之心即昔年之心心法相傳千古猶一心
嗚呼昔年因心之愛卓越百王有未忍詳道者且
於丙子年間講通鑑於德成閤至孝文紀淮南王
事縷縷剖析之旨在筵之臣有泣下霑襟者後生
晩學何以諦悉至于某年以前亦有不敢詳道不
忍明諭之承聆逮覩者今幸鄭妻不死而既老且
病與死等耳以昔年所以某年以前處於鄭妻之

至情至義默究而覺溯之在初載則雖任他公議
在今日則必當有是舉是舉之不足而又當源源
如平昔若不奉承於今日敢云紹述於昔年漢唐
以往聖遠而道晦滔滔一轍骨肉相殘故朱子有
病死何哭之語而警後世為人君者大抵誅亂賊
之義人君之所樂聞者夫夫也皆能言之固無賢
愚勇怯之分特於全懿親三字便成忌諱志士緘
口今欲用大舜處象之例而體昔年篤友之心以
鄭妻之所坐有今日之命繹國史書之野乘記之
曰罪固難貰屈法而伸恩者以其歸義於昔年闡

徵於昔年也云爾則義理之深造精微而如日中天光華普照此所以為明義之大頭顱而我國家億萬斯年之福其將自今伊始矣雖然至公至當底為義理則真若有纖芥差殊於公與當也體親心一已之私也立大防萬世之公也予豈或以私而害公顧予既遵我　孝廟處世龍妻故事自島而畿自畿而郊自郊而京京第之留接亦已有年而并與徒流竄交周而無其名則到今命釋與不命釋無異於皮不存之毛目下時樣不誠之弊為大與其一味偷鐘無若一番出場且其移島移畿

又不係於本義理之毀畫與否則予自有千商萬會而於予心始可以校矣不但有校於予心仰惟陟降悅豫在上小子於今始有歸拜之顏矣今日之教不在多誥所謂處分既無損益於大義又無異同於年前而於歸美闡徽有一副當不易之義理在庭羣工孰敢不將順之不暇此猶爭執聒聒不已則昔年之徽美反有闕而不章之歎雖縁予小子誠信不能有孚於羣工是豈答天地敷錫之意承 陟降眷顧之志哉曰是曰非强事覼縷予不忍為也雖一日二日以至百日千日仍留齋殿

見上下相孚之效然後當還宮嗚呼揄揚 先烈
用詔无疆爲小子千一之會旣幸且感如醉若夢
風樹之恨若將因此而少洩金泥之牒若將因此
而彌光則千載之下亦當有亮予之心而服予之
言者今日諸臣若不能言下便悟予於二十餘年
自以爲陶鑄一世者果何事也予之扶植於某年
之義理者百倍於廷臣之扶植明義錄而聞此教
者不知此意謂或有傷於明義一部書則是予於
某年義理不惟不修明實自予而漫漶也臣而不
能盡臣道猶謂之不臣況以予而不能則天下寧

有是耶予有所秉當與天下共之進一步不得退一步不得加一層不得減一層不得伸一分不得縮一分不得此所謂義理者公也宜也朱子待二程如師而以肚裏橫却一箇胡文定曉解及門諸子矣凡今之人各於肚裏捨他一鄭妻殺活體令日之洞諭彰某年之大義惟以歸義闡徽為心趨向上頭立脚則人皆可以為誦習夫子也大小諸臣咸須聽悉

壯勇外營屬邑簽丁毋得撓民綸音

兵制田制之詳莫備於有周曰井牧之田也曰伍

兩之兵也曰溝樹之固也曰郊關之限也曰巡鼜之警也曰壼榛之守也於是乎不得已有用民之事則自鄉遂三邑至三等采地以次召發焉環華城四五郡縣之移管於外營如鱗比而毛櫛即有周之盛典也當其設施之初臨筵而提諭須綸而講確果何如也古之用武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今聞差擇不精而吏胥隨賂存拔之習紀律不明而民多受癏流散之歎旗隊長之前免而後充面里任之昔逸而今勞簽一

丁則追呼殆遍於一村闕一額則侵撓至及於一境所謂四衛諸軍自稱沛里之少年便做汾陽之驕兵灌田者不欲灌田債力者不欲債力許多弊條難一二計問諸邑倅泛稱聞風而爭先扣之村氓不免蹙眉而相告顧予為華城事事俱便物物皆得之本意豈亶然乎哉朝家湯沐之地桑梓之民有此繹騷之弊真所謂不可使聞卿其布諭諸邑俾長吏知所警畏俾小民得其安頓

溫陵遣大臣攝行酌獻禮綸音 附註承旨奉審後教

是年是月是日即我　恭昭順烈端敬聖后復位

後封陵敦匠諸臣復命之時也恭惟舟梁寶甲又在是年瞻望　珠丘愴慕罙新昔在　中廟朝有金淨朴祥之疏及至　肅廟朝又有申奎之章而或因時事之杌隉或因廟議之低徊翠華空山没世咨嗟我　先朝特命中官守直別廟未幾金台南進言而　聖意堅定縟儀載舉遂基我國家億萬斯年昌熾繁衍之茀祿洪祚猗歟盛哉適當是日之回薄悅奉隔晨之謦欬際玆方千之靈雨若有　陟降之垂騭惟予伸誠寓感之方於何可展況於春初擬拜象設而未果至今耿耿又何可踰

此月乎即令宗伯之臣卜吉日遣大臣攝行酧獻之禮於　温陵左議政贈領議政謚信度愼公守勤墓遣承旨致祭奉祀之人問名差擬本陵參奉嘗聞信度公祠宇有度支構給之恩云亦令曹郎看視其能庇風雨與否以聞至於忠於所事仍成嫮節如　皇朝之徐輝祖地處者惟信度公是已故參判柳夢寅尚施贈謚之典何況信度公乎國舅之以忠臣旌閭事係剏有之盛舉問于大臣卿宰僉議若諧趂即舉行今聞温陵奉審承旨回奏何其與年前定式一切相反也局内所在愼山成山墓道除治與樹木翦伐一依　思陵局内鄭山例令陵官另行顧見亦

許其家人望祭矣傍成山而有趙山其子孫或望祭於前築之壇而愼與成無聞并與墳莎無人修築豈陵官不能分明知委於諸家而然乎抑寢遠而寢衰莫能以時辨備而然乎令禮曹曉諭於愼成諸家後孫因又嚴飭齋郎毋敢怠然又聞愼成諸山有碑有碣之外多有平夷不辨處云何關之晩也若使木根任其盤錯則不惟 聖后陟降之靈憫惻於洋洋之中揆以事理寧容如許明知其爲塋域而不辨其形兆者或芟其根條或禁其播植定標置限轉相遵守則愈遠而愈當曉然於昭 聖后之思怡豫欣悅有可以仰度惟今之教爲陵官者敢不著念遵行乎又思之 思陵之諸鄭墳山修塋禁樵望祭一遵 先朝定式舉行乎 愍懷墓諸姜之山年前始聞鞠蕪翁翳使之亟拓亦許倣用 思陵 溫陵局內諸山之例令皆一一遵守乎又思之 長陵外白虎所在所謂鄭山事一面雖異於成與鄭墳而使其家人許其修治 聖意有在果至今遵用 先朝下敎而 齊陵近處所在驪興府院君墓亦依受教爲之乎一體詳問又思之 貞陵復位事蹟恰如 溫陵事實而復

位之後行祀之日靈雨祁祁於局內先正與故相
諸人及敦匠者俱有紀蹟之說是月即我 神德
聖后誕降之月也 聖后籍本象山而國舅康公
允成亦緬象山府院君象山之一號即谷山也嘗
見故事 聖后酌溪水泛楊葉進之 聖祖奇其
所對後有舟梁之儀人云溪是龍峯之前龍淵而
淵傍有宮墟柱石宛然然則 聖后本第舊址又
足可徵邑誌或有所載又或故老之有詳明傳道
處乎亦令禮
曹關問該道

命使行購朱夫子書真本綸音

朱夫子即孔夫子後一人也堯舜禹湯之道得孔
夫子而明孔曾思孟之學得朱夫子而傳朱夫子
尊然後孔夫子始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萬世開太平迪彝教於窮宙陳常典於時夏以之

異端熄而民志定者即惟曰衛斯道扶正學而究
其本則尊我朱夫子是耳顧予至誠苦心對越方
寸之中誦習其書若親謦欬嘗於燕閒有暇就一
部大全為日用厚生之菽粟茶飯略之為會英類
之為選統鈔之為百選槩之為節約集之為會選
而竊又有契於春秋之旨擬成大一統文字欲以
大全語類遺書與二經四書之傳義章句集註或
問及啓蒙家禮蓍卦之考誤昌黎之考異以至魏
氏之契楚人之辭通書西銘太極傳解等羣書裒
以稡之作為全書如明道之誌康節紫陽之狀濂

溪則其於求端用力之方造道成德之序粲然煥乎無相錯糅夫子之門墻堂室於此考徵如日之麗天如水之行地庶幾有補於風教之萬一鳩輯有年行且訖緒待編成告于先聖之廟而印行欲述朱夫子漳州故事春秋之先刋自有微意於大一統者存焉但語類義例多舛駁池饒兩本雖稱精善黃文肅尚不滿其意若其分門割部者張敬夫之類言仁趙忠定之類奏議蓋嘗見正於考亭函丈之際則微言大義鬱而未彰是豈朱夫子本旨泰山高矣滄海深矣見者想其儀刑聞者淑其

緖理似不待於序次篇帙之中而傳五章之補缺即朱夫子大力量細工夫處予所願者學朱子也吾道之東顧不在斯歟考定之時宜加詳審須與眉徽建安之本而見得真面目可以成其書雖以大全言之台州奏狀不載於閩板且如陸王之帖梅花之賦逸而不列先儒不云乎穹壤彌道凝之則存乎人今行進賀副使之特授者以其素嫺於編書且與諸臣偕閒編輯之本意也使行入燕之後另購大全真本與語類各本上价旣承筵教與副使悉心覓来令内閣下諭近来中國學問滔滔

是陸王餘派泛濫於白沙懷襄於西河而極矣未知大江以南建閩泉漳之間猶有夫子之耿光風烈之至今在者而或者新編之朱書未及遠播否乎予在春邸時求呂成公大事記積費經營始購燕肆心誠求之書豈不至若或藉此而雜書又出柵外則王府自有關和孰敢干之人或謂經傳不可禁而此有不然者尊閣刀上鄉本勝於唐本且况伊吾則立渝懶惰者卧看安在其愛若球壁敬若神明乎哉此禁之申嚴未必不爲衛道扶學之一助且近日所謂經義只用小註遂及於所謂掌

引汪訂諸家轉益滅裂鹵莽稗官雜史之外并與
唐本經傳之不許購來即亦朱夫子反躬踐實之
餘意亦令廟堂申明嚴飭於行臺處

獻陵展謁日綸音

恭惟我　獻陵朝聖神文武繼五帝三王而立極
撫二京八域而為家制作侔天地功烈範金石山
川神祇咸用欣戴動植肖蜈永賴昭蘇鞏基我萬
億年悠久無疆之福生民下武之詩蓋不足以形
容顧小子迪綏　先王之茀祿聰聽　烈祖之彝
訓於戲不忘思輯用光際玆貞珉之顯刻乃在沙

麓之舊基事若有待且慶且幸昔在　先朝戊子
陪　大駕行禮於　本陵令於三十有二年之後
始復更謁　仙寢仍又行祭周旋象設之側怳若
勸進朝膳於親視工役之時其詳必在於記注此
時孺慕益覺如新而竊念國初龍潛奉　齊陵於
觀津吉岡也堪輿家建言而卜年可齊三光遂自
有部之室誕成豐水之績於是乎輦塗之有勳庸
於國家遠邁於南宮散宜之上矣今来伸誠當先
推本驪興府院君文度閔公霽三韓國大夫人宋
氏墓遣正卿致祭其奉祀孫閔百全囙　先朝紀

錄之盛典得沾一命其後未聞祿仕昨聞於驪陽
祀孫所對知有百全之孫年過二十者而其名致
倫云差擬於 本陵齋郎今日即昔年陪 駕後
初覲之日也當有慶賴之舉及此温恭之列亞獻
官以下施賞爲所重旣示意矣又有起感者昔年
拜 是陵之幸以承宣隨 駕而今又參班行護
軍徐有大加資以宮官陪從而今又參班華城留
守徐有隣衣資食物輸送
勅躬績行及專治朱夫子書之士大臣銓臣
諸道道臣各令錄聞綸音

立國以儒三代之懿範也姬公親親而尊尊太公舉賢而上功故周之士也貴漢高帝長者也蕭曹以清淨相之繼以文景之醇穆而猶雜於黃老東京以來無復先王之風者洪範五福好德居四大宰八統進賢爲三惟我朝惇尚於斯棫樸菁莪之詩蔚然以興如 穆陵盛際夔龍布廷而厥有文純文成爲其標準如 寧陵在宥圭瓚黃流播之金石而亦粵文敬文正在其左右彬郁之治莫之與京而正學明邪說伏鄒魯於左海闢閩於後代傳所稱君子國者是也由乎昔而視乎今今之時

果何如也今也域人而用之曰綰金穀者無人焉理卒乘者無人焉予則謂金穀卒乘則有司存所可憫者抄選之久曠云耳羅縿章之言曰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啓之而失周孔之心夫所謂經術二字非明道者之目而挽近四三十年幷與經術而無聞焉不求聞在人不得聞在時雖有至公血誠麤拳大踢如孔孟夫子復出到底無著手處顧其責在人乎在時乎見今旌招之列只有二儒臣而白駒空谷遐心莫挽予固自反之不暇然而謂莫我顧初不求之則林下讀書之士將無登庸之日

士不登庸國其乂乎世教之斁敗由於是朝象之潰裂由於是民俗之淆漓由於是每中夜耿歎寤言明發三代之後專以科目取人自楊綰李德裕己有改制之議而悠謬千載猝不可以更張則此所以蔭吏設科之論出於朧政筵上者亦非端本正始之策得一士足以亮工時之義莫先乎求賢書曰惇德允元蠻夷率服如使朝廷崇奬儒術何憂乎正學之不明何患乎邪說之不伏朱子書裒輯一統即予牖世靖俗之意而編摩之役講明之方當與劬躬績行之士共之大抵所謂抄選之名

出而嚴其抄重其選而已又至于 先朝定式之
後法意尤為自別一入是選以儒勉待之令吾所
求之者讀書之士也欲試之於經義之顧問又試
之於内外之官職人苟可合於抄選則廟堂吏曹
遵通編受教會于賓廳就其中以抄選議薦亦可
咨爾政府政曹之臣須體十行之諭誠心採訪俾
各次第彙征又若朱夫子書即天地間有數之文
字而可與庸學論孟相為表裏尊尚之俗令不若
古予所以講明而表章之欲令家家人人誦習者
政若程夫子之表章庸學於戴禮篇中朝士儒生

之專治於朱夫子書者內而大臣銓臣外而諸道方伯各令以聞見錄聞令日實政豈有過於是也

冊儲日綸音 庚申

王若曰予小子仰承皇天篤棐之眷俯循兆庶顒昂之情以日之吉以辰之良誕擧三加之禮庸備貳邸之儀 宗祊奠磐泰之安 殿宮供嘉悅之歡豐水燕翼述我 祖宗謨訓關雎麟趾詒我子孫慶祿以至胥告胥欣輯綏我百萬有衆丕惟在於厥初以予不涓之孺慕此時愈新雖應行按例之節既安既徐苟完苟美小大臣工庶幾諒予而

邦有慶則志之所以與民共也故宣敎以頒赦設
科以取人又以誡小爲祈永之本而 列朝彛憲
可以仰遵朝官年七十士庶年八十而未至緋玉
之階者幷加一資諸道舊還三十萬石貢人舊遺
在一萬石市民徭役限三朔泮人徭役三十日蕩
減軍錢結錢僧役稅錢貢錢分數蠲免以對敷錫
之閎庥以答蘄向之輿心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七

製御聖列
十